

神  
秘  
的  
上  
海

# 徐序

自五口通商。上海闢爲租界。浦濱沃壤。遂爲萬國商業角逐之場。輪軌交通。華夷雜處。相漸相劇。我國舊有之政教。文化。人情。風俗。不覺隨外力爲轉移。而幡然一變。潮流所趨。莫可挽救。願自通商以來。將屆百年。其間內政之沿革。外交之經過。商情之變遷。工潮之起伏。暨夫兵災匪禍。迭起環生。關係全埠治安。良非細故。又况社會上下新奇詭誕齷齪激烈之現象。時迷離我眼簾。震盪我耳鼓者。更未可以更僕數。嗟我上海。所得於通商之影響。如斯。宜留心世變者。認爲有紀載之價值。非若雲煙過眼。不妨澹然若忘。老友張君恂九。爰有上海歷史演義之作。全

徐序

帙凡三十餘萬言。搜輯宏富。敘述詳明。雖近稗官野史之文。綜前後百  
年之陳迹觀之。蓋隱然寓運會升降之感焉。書成問序於余。爰揭作者  
之旨。爲愛讀是書者論。

徐滄一

# 王序

今之治小說者夥矣。每一編出。書賈多斥鉅資。揭示報端。不曰近十年佳構。卽曰某先生傑作。揄揚備至。迨讀其書。十九未有不啞然失笑者。曩歲于役津沽。閱大公報。得一人曰亮公。作社會小說。日率饜人五六百言。味罽罽。令人愛不忍釋。竊訝其名。乃出趙煥亭張恨水下。每與儕輩相嘆息。昨年自皖北歸。聞世伯張省疚先生有上海歷史演義之作。則狂喜。先生爲恂子尊甫。恂子日草萬言。在說界已飲盛名。可知其來也有自。先生壯歲。奔走革命。豪氣如虹。觸清廷怒。下令大索。遜而之滬。瀆有年。今則兩鬢斑矣。上海爲南中重鎮。自關商埠。將近百年。其間邦

王序

國大事里巷珍聞。爲史乘所不詳。報章所未揭者。不知凡幾。欲舉朝野  
掌故。治之一爐。自非大手筆如先生。將如治絲而棼。茲則先生全書殺  
青。竊嘗窺豹一斑。嘆而今而後。後生小子。不敢率爾操觚。治小說者。不  
知又將幾何人。又嘆前乎此。北人不知有鳧公。南人不知有先生。其事  
如出一轍。爲可慨也。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南匯王小逸序。

長篇社  
會小說

# 神秘的上海題詞

佛影稿

九十年來一剎那。滄田變幻問如何。華夷雜處威稜滅。桑濮澆風感慨多。疑有疑無徵野史。花開花落枉悲歌。春申潮汐流依舊。知否興亡一代過。

題詞

# 自序

時賢所撰小說。幾如汗牛充棟。僕不識時務。故概未瀏覽。以未閱近代小說之老朽。而欲搦管效顰。謬矣。會鼎兒爲噉飯起見。傭工於各書肆。各小報。埋頭不輟。僕因之憶童時喜閱三國志盪寇志二說部。今株守無聊。戲摹其意。成上海最近百年來掌故一書。稱歷史演義。其間抄撮舊聞。所不能免。且文言現已落伍。故斷無問世之心。乃鼎兒慫恿爲易米之券。計歷時一載。成三十餘萬言。友人竟不視如糟粕。爲之印售。恐不爲時賢所笑罵者幾希。災梨禍棗。罪過罪過。

辛未五月南沙四世餘生張恂九自識於滬西寓次

長篇小說 神秘的上海〔全書總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種禍根印土入中華   | 悲箭事將星沉粵海   |
| 第二回 | 牛制台逃命城中    | 陳提督盡忠淞口    |
| 第三回 | 王志元淫慾戕生    | 姚教諭衣冠哭廟    |
| 第四回 | 楊慶恩遺體返江干   | 穆炳元苦心全滬上   |
| 第五回 | 民衆焚匪宵入匿跡   |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
| 第六回 | 鶴鷺不殊黯黯五茸春草 | 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
| 第七回 | 通商傳教派別支分   | 異服殊言少見多怪   |
| 第八回 | 聲氣暗通紅巾起事   | 刑名慘禍黃口逃生   |
| 第九回 |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
| 第十回 | 家常絮絮謀洩遭殃   | 書記翩翩花開解語   |



全書總目次

- |      |            |            |
|------|------------|------------|
| 第十一回 | 吉撫臺司剿匪軍    | 周紳士進伐交策    |
| 第十二回 | 羅雀掘鼠民衆絕糧   | 覆雨翻雲逆魁授首   |
| 第十三回 | 討好白人得名和利   | 可憐焦土轉富爲貧   |
| 第十四回 | 紫陽裔語悉梓鄉    | 太平軍覬覦蘆渡    |
| 第十五回 | 兵庸將怯遠遜鄉團   | 西服洋鎗無慙常勝   |
| 第十六回 | 劉青天輿情愛戴    | 高白面賣友同歸    |
| 第十七回 | 官紳合議李鴻章督師  | 中外同盟巴夏禮有識  |
| 第十八回 | 李鴻章人材蒼萃皆豐功 | 方聚星下位沉淪同痛惜 |
| 第十九回 | 易姓認同宗太嫌唐突  | 愚夫遊租界若遇神仙  |
| 第二十回 | 萬花開海上北里尋芳  | 七椀快風生東邦別致  |
| 第二一回 |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
| 第二二回 |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 白手成家多財喜買   |

- |      |            |            |
|------|------------|------------|
| 第三三回 | 勝地重遊西兵退讓   |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
| 第二四回 | 諂媚歐人草管民命   |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
| 第二五回 | 談風度名士留芳    | 延冰人莽夫求偶    |
| 第二六回 |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
| 第二七回 |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
| 第二八回 | 垂青睞佳人歸滬濱   |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
| 第二九回 |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
| 第三〇回 | 獵艷華僑風光細膩   |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
| 第三一回 | 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鴛盟 |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 |
| 第三二回 | 海外征夫呼號天日   | 閩中蕩婦漏洩春光   |
| 第三三回 | 顏如渥丹心甘割愛   | 黨名拆白鼻祖遐移   |
| 第三四回 | 小朱嫖妓險喪生    | 書玉逞驕多負債    |

全書總目次

全書總目次

第三五回 林黛玉掌中玩名士

謝金花邸內侍王爺

第三六回 弱國不自強終爲奴隸

同鄉堅團體可勝甲兵

第三七回 保護治安謳歌滬濱

提倡迷信玷辱官方

第三八回 奇男怪女說部多材

遣母留雛行人淒絕

第三九回 康聖人率徒求庇護

關會審受辱起風潮

第四〇回 十三窰魄彈雨鎗林

億萬家財風流雲散

第四一回 託名實業春夢一場

絕世奇人錫山兩代

第四二回 西席爲門生借箸

東瀛搜世冑藏書

第四三回 總督購遺書金陵生色

奇材遭冤獄滿族淫威

第四四回 北地英雄半生賚志

西商奴隸一旦多財

第四五回 父債子還報施不爽

霜寒冰至作備何人

第四六回 鼠牙雀角揚外抑中

西鱗東鶴滿員漢道

第四七回

肉食鄙夫不知羞恥

櫻花末日漸看飄零

第四八回

陳金聚罪不致斷頭流血

尤泰仁義無復燕瘦環肥

第四九回

勃郎林偉人殞命

共進會壯士歸心

第五〇回

披肝瀝胆結果離奇

範水模山信徒肅穆

第五一回

綠女紅男須循軌道

長阡短陌不若心田

第五二回

地理迷茫甲衰乙盛

天生奇傑乞丐車夫

第五三回

秋燕春鴻王孫寶志

花殘月缺倩女離魂

第五四回

妓院有同命鴛鴦

官場惟醉心風月

第五五回

花明柳暗春色深藏

酒綠燈紅鉅家貽笑

第五六回

急色登徒紅顏薄命

尋芳令尹白首空盟

第五七回

名襲瀟湘館夏姬再世

舟行印度洋春色雙探

第五八回

萬里星軺花明海外

一官風厲竹廳庭前

全書總目次

全書總目次

- 第五九回 明月不歸春俠腸全負 留珠可返橫卓識塔師
- 第六〇回 賽馬圍場此地誰悲宿草 飛駒過隙霎時頓易滄桑
- 第六一回 劉福彪倚賴捉刀友 陳英士實行革命家
- 第六二回 革命未成功星沉黃浦 通儒來講學日勵青年
- 第六三回 大俠士遭奸計騎鯨 奇女郎爲兄仇出馬
- 第六四回 白臘痢疑心生暗鬼 高福安仗義制倭奴
- 第六五回 彈雨槍林回溯春申風啓 脂香紛艷未通天癸人妖
- 第六六回 革命黨遇偵探遭殃 好古家有神仙艷福
- 第六七回 虎臂狼腰爭誇武術 牽牛策馬各逞神威
- 第六八回 絕技鷹揚後塵宜步 救人虎穴義俠非常
- 第六九回 大酒肥魚不留阿堵 鷄鳴犬吠悉屬奇材
- 第七〇回 走索者步碗者身手精靈 上古歟近代歟衣冠更異

第七一回 熱心教授淬盡詞鋒 糊口窮儒絞完腦汁

第七二回 佳公子白下移家 名宿人黃昏隕命

第七三回 結交損友應被狐疑 偵探行蹤誤于鴉片

第七四回 自作孽浪蕩子斷頭 苦出身警察廳理髮

第七五回 効忠直系徐輔洲捐軀 遭罵離家畢庶澄負氣

第七六回 威風司令錦繡還鄉 平地區官綾羅獻媚

第七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繯

第七八回 白頭老嫗問諸水濱 黃口嬌兒險哉天痘

第七九回 命宮中定終身赤手 輪盤下殉薄命紅顏

第八〇回 積錢造孽真空現曇花 情海生波看將來結果

長篇社  
會小說  
**神秘的上海**〔一〕

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種禍根印土入中華   | 悲前事將星沉粵海   |
| 第二回 | 牛制台逃命城中    | 陳提督盡忠淞口    |
| 第三回 | 王志元淫慾戕生    | 姚教諭衣冠哭廟    |
| 第四回 | 楊慶恩遺體返江干   | 穆炳元苦心全滬上   |
| 第五回 | 民衆焚匪宵人匿跡   |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
| 第六回 | 鷓鴣不殊黯黯五茸春草 | 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
| 第七回 | 通商傳教派別支分   | 異服殊言少見多怪   |
| 第八回 | 聲氣暗通紅巾起事   | 刑名慘禍黃口逃生   |
| 第九回 |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

一集 目次

第十回 家常絮絮謀洩遭殃

書記翩翩花開解語



# 神秘的上海〔一〕

南沙 張恂九著

## 第一回

種禍根印土入中華 悲前事將星沉粵海

慨自中英鴉片戰爭後。滿清政府。喪權辱國。與英帝國主義者。在南京締結辛丑不平等條約。由此而產生五口通商章程。與虎門條約。舉凡割地賠款。關稅約定。領事裁判權。最惠國條款等。全因清廷之昏庸。致授與帝國主義者一紙賣身契。南京和約之起點。實欲消滅鴉片。寧知南京和約之結果。反成保護暢銷鴉片。於此種下千百年無窮之禍根。

使我華大多數同胞。在吞雲吐霧之下。喪失一切之志氣。遲鈍生產之能力。妨碍民族之發展。而最使吾人痛心者。所謂最惠國條款。帝國主義者。利用各地租界。行其出售鴉片政策。上海之闢爲通商口岸。卽在南京和約之後。本書欲述上海百年以來之歷史。溯其本原。當先述中英鴉片之戰爭。庶免茫無頭緒。緣當時英國人以鴉片烟土運入中華。皆因廣州之不肖商人代爲銷售。時禮部右侍郎黃爵滋。係兩榜出身。風骨峻嶒。饒有胆略。洞明大勢。直言敢諫。深知鴉片之害。乃繕成奏摺。痛陳利害。入告道光帝。皇上披覽奏摺之後。見其切中時弊。甚爲嘉許。卽降諭旨。着京內外王公大臣集議辦法。一致議決鴉片當嚴禁。諭令英商不許輸運來華。英商陽奉陰違。仍由廣東省海口偷偷裝入。源源

不絕致廣東水師提督李增階。被言官所劾。謂其不克嚴加防範。有虧職守。有旨削去李增階官職。李氏因顛預而下野。咎有應得。繼任人物。清帝道光知非。有得力幹員。不克肩茲重任。特命關天培補缺。關氏爲江蘇山陽縣人。表字仲因。別號滋圃。生得劍眉虎目。一表人材。自幼投筆從戎。廁身行伍。富有膂力。嫻習弓馬。拳術武器。無一不精。曾著籌海集一書。暢論時勢得失。瞭如指掌。精研軍機各務。頗有見識。實爲武將。中有數人物。道光六年時。任太湖營副將。奉上峯命押運糧米至天津。交納。計有糧船一千餘艘。自上海吳淞口啓行。運糧船丁。夙稱難治。勾結舞弊。狡獪無賴。朦蔽上官。侵占吞蝕。竟成爲習慣。關氏明察秋毫。恩威兼用。船丁懾伏。無敢放肆。故限期未到。已達天津。交納無訛。得叙功。

升授蘇松鎮總兵。赴京引見。清帝知其能。凡召見五次。諮詢一切。時人榮之。及李增階開缺。清帝卽以關天培升任。在京舊好。設宴賀之。天培飲至半酣。拈髯微笑曰。某今年逾不惑矣。回憶二十年前。在行伍中遇一老僧。跛一足。眇一目。厥狀至醜。同袍有戲侮之者。余憐其殘廢。稍稍濟之。老僧感余德。堅欲爲余推命。余笑而告以建生之年月日時。老僧沉思良久。喟然長歎曰。公後日之貴。雖不克臻極品。而聲名當揚溢乎海外。死後之哀榮。當血食一方。名垂千古。惟死狀甚慘。其命也夫。余笑謝之曰。關某堂堂七尺之軀。受國家之命。負守土之責。寧如貪生畏死之流。和尙休矣。馬革裹屍。爲國盡命。關某之素志在此。老僧點頭者。再嗟歎而去。荏再二十餘年。浮沉末秩。方嗤老僧所言未確。今乃特沐聖

恩擢升廣東提督。以禦英夷。方覺老僧之言。或非全虛。余將於此際誓死報國。至血食一方。名垂千古。余安敢有此希望。言畢。目光四射。縱聲大笑。舉杯一吸而盡。在座諸人。相顧失色。私謂不祥。翌日。天培出京赴任。逮至廣東。林文忠公則徐時爲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奉旨禁烟。文忠素知關氏之賢。得其鎮守虎門。定能有裨於禁烟之事。會面之初。卽以禁烟一事與之商議。天培毅然謂文忠曰。英夷之得以運土入境。全恃腐敗關吏爲之包庇。奸猾商民爲之銷售。欲使來源禁絕。先須嚴防內竄。惟官民勾結。由來已久。若雷厲風行。操切從事。雖能稍戢於一時。難免復燃於異日。不如佯爲緩和。誘之使來。乃出其不意。突然破之。使受重創。方知戒懼。如是禁烟始可有濟。則徐大悅。乃與共定祕密之策。是

時專爲英人銷售之奸商。聞關天培升任提督。鎮守虎門。夙知天培頗有胆氣。較之前任李增階。目不識丁。祇知得賄者不同。心中惴惴。咨照英商暫停運入。一俟天培到任。覘其行動。再爲定奪。天培抵任之後。奸商中有梁某者。本爲廣州土著。生性狡黠。同業推其探聽。梁某乃轉輾得識天培之親隨周長慶。延至其家。設盛筵以款待。其談甚歡。筵未及半。長慶已醉態可掬。言語不加思索。信口而談。梁某卽乘机問之曰。聞貴上關大人素惡洋煙。此次抵任。定將嚴禁海運烟土。長慶微睜醉眼。搖首不迭。含糊說人言豈能盡信。實不相欺。余主關提督亦喜吸洋……惟常恨不得佳……聞旨膺得廣東提督。喜極欲狂。嘗謂余曰。廣東爲烟……來源地。必多佳貨。不料到任之後。聞英商恐被搜查。不敢運

來。余家主人甚爲不……長慶言至此。嘔吐狼藉。昏然醉倒。梁某大喜。將長慶扶入極華美之臥室安寢。翌晨梁某入視。長慶驚醒。游目四矚。失驚坐起。曰。宵來飲酒過度。未知有無冲撞之處。及胡言亂語之事。梁某作鷺鷥笑。曰。絕無絕無。惟知貴上亦喜吸食洋煙。長慶聞言。惶遽無地。連稱該死該死。一醉至此。又向梁某連連作揖。曰。昨夕幸無他人在座。余酒後失言。出余之口。入君之耳。無第三者知之。萬望梁老爺嚴守祕密。不可洩漏於外。使家主身受嚴譴。余死無葬身之地矣。梁某歡然曰。大爺休驚。貴上旣欲吸食佳土。實非難事。不敢相欺。我卽爲銷售烟土之一份子。因聞人言。貴上欲嚴行禁烟。我儕始暫止英船運來。長慶大喜。曰。梁老爺之言。真耶僞耶。梁某正色曰。此非兒戲之事。若非周大

爺吐出貴上吸烟之語。我焉敢自承銷售之人。長慶領首曰。余等既已  
掏誠相告。梁大爺不妨隨余謁見家主。商量此後之事。梁某歡然曰。固  
所心願。不敢請耳。兩人遂相偕至天培私宅。長慶先入內室多時。始命  
梁某入見天培。天培方一榻橫陳。怡然自得。榻上陳設之烟具。極其精  
美。一妙齡美姬。蜷臥下首。雪嫩一雙纖手。握一象牙翠嘴全鑲寶斗之  
烟槍。就晶瑩之銀燈上燒烟。梁某更信長慶所言非虛。心中暗快。趨前  
叩見。長慶先立在榻前稟曰。梁某叩見大人。天培在榻上把右手一揮。  
輕言免禮。梁某叩畢。站起。退立一旁。天培顧長慶曰。替梁老爺看座。梁  
某口稱不敢。天培溫顏曰。有事相煩。不必拘束。余一介武夫。不善客套。  
梁某乃稱謝告坐。長慶獻茶退出。梁某見榻上美姬。裝好一筒黃長鬆。



之烟。以槍擎到天培口邊。嫣然一笑。嬌聲言曰。大人再吸一筒。天培雙眉微縐。頻搖其首曰。烟味仍是太劣。不欲再吸。美姬將烟槍放入盤中。秋波一轉。說長慶稟過大人。云有極佳之土。大人何不教他取來。天培向梁某目視而笑。梁某起立灣腰言曰。大人若要好貨。容小的明日獻上。天培莞爾一笑曰。余吸食有限。惟有一事請問足下。梁某唯唯曰。請大人吩咐。天培沉吟多時。始曰。風聞前任李提督。英商方面。月有孝敬。此語可確。梁某支吾半頃。曰。大人垂詢何意。天培笑曰。足下放心。余得膺今職。殊非易易。運動之費。耗去不少。足下當亦明鑒。梁某聞言。恍然大悟。天培有意用錢。急應曰。小的明瞭。天培端茶沾唇。美姬嬌喊一聲。送客。梁某倒喫一驚。暗想天培動怒。卽惶遽告退。方出門外。周長慶牽

裾而說。梁老爺請入余室小坐。梁某隨長慶至臥室坐定。長慶笑曰。梁老爺走通家主門路。不是誇口。全仗周某出力……梁某急曰。大人似含怒意。突下逐客令。我已碰頂子。大爺何言走通門路。長慶笑曰。好梁老爺。如此忠厚。家主欲圖好處。豈能與君當面談判。有失身架。梁某醒悟。如此說來。大爺早受大人暗示。長慶傲然曰。豈敢。豈敢。梁某卽與長慶促膝密談。良久良久。梁某始欣然告別。歸召同業。陳說一番。衆人莫不歡天喜地。可以有恃無恐。去一季。來一關。換湯不換藥。依舊一劑銀子散。保得百病消滅。卽通知英商。速速多運烟土到粵。此間門路已通。不必顧忌。各奸商興高采烈。關天培見梁某入彀。亦是欣喜異常。暗命心腹人員。密查海口。一俟英夷船到。卽來報告。未及二旬。英商已得此

間通知運土之船。連檣而至。探查人員。飛報天培。天培早有所備。遂令深通水性之兵士多人。趁夜深之際。潛伏土船之底。暗將輪机破壞。使船不能逃遁。一面逮捕梁某與各奸商。一起監禁。當派水師上船。將船上烟土。悉數搜出。堆置虎門海邊。此次英商。因廣州代售之各商。囑其多運。故滿載而來。計有二萬餘箱之多。天培稟明總督林文忠。文忠下令縱火焚燒。焚至二十餘日。方盡成灰燼。烟味趁風傳播。致不少黑籍中人。望風垂涎。亦有痛罵林關二人。煮鶴焚琴。大殺風景者。此真別具肺肝矣。此舉震驚全國。奸商喪胆。英夷落魄。英人遁回本國。哭訴政府。英政府惱羞成怒。憤不可遏。卽遣軍官義律。率領水兵二千人。揚言六千之衆。分乘兵船七號。聲勢汹汹。前來侵襲。天培自破獲烟土之後。早

存戒心。嚴防海口。深恐英兵來犯。虎門爲廣東著名險要。距離省城不遠。海岸曲折。地險而狹。周圍環繞。十座炮台。就中以大角沙角兩座炮台。最爲扼要。若失陷此二台。其餘八座。如撤屏藩。萬難扼守。天培故於大角沙角二台。駐有重兵。自己不憚勞瘁。晝夜親至各台巡視。訓諫士卒。是日探知英兵來犯。天培命各台守卒掩伏。不得喧譁。靜待英國兵船駛近。候令迎敵。是時英艦首領義律。率領七隻戰艦。在海面上乘風破浪而來。見中國毫無戒備。正中心懷。便思闖進海口。攻擊省城。天培俟其相近。一聲號令。大砲轟擊。中得英艦七零八落。不及回攻。義律卽遁走。回到本國。復帶五千水兵。分乘十號兵艦。號稱萬人。捲土重來。勢甚銳猛。天培早將水師船隻。排列海邊。中國當時水師船隻。悉屬舊式。

與內地保護釐卡之長龍砲艇相同。水上之戰鬥力。遠不及英國兵艦。好在有砲台上大砲掩護。所發之砲。居高臨下。得勢頗優。發砲又準。鑿戰全日。互有死傷。相持既久。英兵艦終以仰攻。不易取勝。知難而退。天培兩次却敵。朝野目爲東南重鎮。林文忠尤視若左右手。義律因兩次進攻廣東。俱因海口守得嚴密。失利而歸。遂改變計畫。暗暗率領兵艦去窺伺浙江。浙江官吏一時措手不及。卽被兵艦闖入定海口。攻陷砲台。沿海長驅北行。無人抵敵。直攻天津。沿海各省。鬧得雞犬不寧。滿清政府。命文武大臣。內外王公。聚議對付。竟是一籌莫展。反歸罪於林則徐一人。謂其措置乖方。擅開外釐。不將則徐斥革。不足平英夷之怒。道光帝見衆怨所歸。明知則徐無罪。欲不加斥革。恐英夷日逼。瀕於危境。

不得已。將則徐撤職。發配至新疆伊犁。効力軍台。天培自文忠割職後。擠排文忠之人。無不牽制。天培輒與爲難。英人聞林則徐已撤。更是耀武揚威。加遣大隊兵艦。第三次進攻廣東時。在道光二十一年之五月。英艦乘銳而來。炮如雨點。將天培水師。打得大挫。各炮台相繼陷落。天培向各處告急。求發援兵。各鎮坐視不顧。無人接應。天培志在必死。晝夜親自督戰。率同游擊麥廷章。奮勇迎敵。士卒激於義憤。捨命攻敵。卒以援兵不至。英夷槍炮厲害。天培所率。死亡殆盡。一砲飛來。游擊麥廷章。中炮身亡。天培亦已身中鎗彈十餘。血積衣甲。盡成赤色。天培親隨周長慶。手牽天培衣袖。號泣言曰。強敵當前。孤軍難守。大人宜早自爲計。困守無益。徒喪生命。天培瞋目張鬚。厲聲叱之曰。余膺朝廷守土之

職。土之不守。命亦隨之。已是上負朝廷。豈能貪生圖活。更遺父母羞。汝可速去。毋再留此。長慶欲強拽公下。天培以刀擬之曰。汝再執拗。余將斬汝。言已。解身上銅印。交與長慶。使繳至廣州總督署。長慶無奈。自砲台之後。懸索而下。奔至廣州。將印交訖。重回砲台。始悉主已盡忠。偏覓主屍不得。後遇吳姓馬弁。密告長慶曰。關大人之遺體。由余背負。匿於腐屍叢中。同去指認。天培之下半截身軀。黑如焦炭。死狀殊慘。果應老僧所言。長慶背負主屍。草草成殮。在天培臨死之前三日。天培遣其幼子。攜一小衣箱歸家。家人開箱視之。惟破碎之衣服數襲。與陸續墜下之牙齒數枚。此外一無長物。爲官清廉。於此可見。死守之決心。亦已早具。天培之太夫人。年已八十餘齡。得天培盡忠報國之信。仰天言曰。天

第一回 種禍根印土入中華 悲前事將星沉粵海

培不愧爲我兒。足使關家生色。言已一慟而絕。有斯賢母。乃有賢子。後  
人有詩弔之曰。

精。忠。自。古。出。關。家。  
對。外。男。兒。堪。不。朽。

鐵。血。爭。開。嶺。海。花。  
愧。他。內。戰。亂。如。麻。



## 第二回

牛制台逃命城中 陳提督盡忠淞口

却說上海縣之位置。居南吳盡境。古爲禹貢揚州之域。春秋屬吳。後屬於越。名不甚著。後入於楚。爲戰國春申君封邑。故有黃歇浦之稱。亦稱申浦。云是春申君所開。秦設繆縣。屬於會稽郡。漢改婁縣。後漢屬吳郡。梁改爲信宜縣。繼而分設崑山縣。唐時隸於華亭縣。宋朝末年。於此設市舶提舉。及權貨場。百貨輻輳。稱爲重鎮。元時始繁盛而立縣。上海之名。漸見歷史。郝宣水利書。謂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上海之名自此始。明代迄今未改。然明之時。上海區域。較之目前。廣有三倍。滿清之初。一分於青浦。再分於南匯。三分於川沙。所存者僅十二保。

二百十四圖而已。東西廣六十六里。南北袤八十四里。東至川沙界三十里。西至青浦界三十六里。南至南匯界七十二里。北至寶山界十二里。較元代立縣時祇有三分之一。黃浦江吳淞江兩大水在此合流。出淞口入海。明嘉靖三十二年。建築城垣。因其時屢被倭寇蹂躪。係從邑人顧從禮之請。上海既因黃浦吳淞兩大河流之通暢。潮汐來往。所有內地各支河。如脈絡之貫通。如蛛網之密布。吳淞口又適當江海要衝。成爲絕好商戰之場所。外邦早已垂涎。在道光十五年夏間。有英吉利商輪一艘。駛進吳淞口。中華人民初見火輪船。行走不用篙櫓。船頭發尖。艙面有三層樓房。船旁有四輪旋轉如飛。鼓浪前進。中央矗立高大烟囪。噴出一縷縷黑煙。莫不競相詫異。目爲怪物。該船進口後。卽行停

泊船主胡嘎米率領潮州人通事一名登陸。考察兩小時。次日乘小船至十六舖外灘上岸。自東門入城。環游四門。當時祇有東南西北門。並無大小新老之分。城隍廟內雖無現在熱鬧。然什物百貨攤頭。醬卜星相之類。點綴其間。亦已不少。胡嘎米偕通事觀覽其間。天晚回船。翌日又登岸將上海城廂內外。河道橋樑。衙門廟宇。以及出產之物品。民間之習慣。由通事詢諸土人。轉告胡嘎米。詳細紀錄。凡逗留一月有餘。各事悉爲采訪得實。惟有黃浦江中停泊之沙船。不下數千號。當時陸無火車。水無輪船。此種沙船。全係艤舫巨艦。進出口貨。以布匹竹木豆油豆餅爲大宗。專行關東牛莊天津青口一帶。船上職工。有老大耆民出水等名目。與商輪之有船主大副二副。買辦領港等相彷彿。組織完備。

第二回 牛制台逃命城中 陳提督盡忠淤口

規矩頗嚴。該業中人。俱虔誠供奉天后娘娘。迄今天后宮猶巍然於吳淞江北首。不受租界工都局管轄。卽爲沙船幫中人出資建造者。船上必供有天后神位。在海洋中遇有危險。向神前焚香祝告。卽可轉危爲安。沙船船主俱富有資財。中堂亦虔供后位。庭前高掛相風旗。以覘風色。昔詩人袁翔甫竹枝詞云『天后娘娘小像傳。中堂虔供一爐煙。相風旗出高檐外。知是伊家放海船。』胡嘍米命通事與各沙船主婉商。欲登船參觀。各船主無一允者。祇此一事。未能如胡嘍米之願。餘則盡被探悉。返國之後。盛稱上海形勢之佳。遂啓英人覬覦之念。逮林文忠公在虎門禁烟。英人乃啓兵端。以二次失利於虎門。乘虛犯定海。鎮海二口。滿清政府復恐英兵侵入吳淞口。道光帝稔知陳化成有將略。特

由廈門提督移鎮江南。扼守吳淞口。化成號蓮峯。福建同安人。由行伍官水師守備。五遷而至金門鎮總兵。上知其忠勇可託。特委以防海重任。陳公益感奮激昂。誓以死報。吳淞以東西礮台爲犄角。西礮台在海口北。距寶山六里。東礮台在其南。險亦相稱。陳公移鎮來淞時。英兵正擾浙。公扼守西砲台。嚴爲防範。清帝又命欽差大臣裕謙。兩江總督牛鑑。輪流至上海駐紮。會籌防堵之策。一夕急風暴雨。勢極劇烈。裕謙至防地。覘陳公見其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琅相應。防務不稍懈。裕謙爲之折服。歎謂從人曰。陳公不愧爲吾上拔擢之人。淞口得公坐鎮。尙有何憂。及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兵陷定海。壽春鎮總兵王錫鵬。定海鎮總兵葛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同日戰死。後鎮海失守。欽差大臣裕謙

之。死二十二年。四月英兵占乍浦。戰船三十艘進逼吳淞時。兩江總督牛鑑在寶山。鑑本書生。詔謾權貴。得膺高官。學識平庸。胆小如鼷。又性喜漁色。妖姬寵妾。環肥燕瘦。紛陳目前。鑑所最愛者爲第六妾陸喜子。喜子本徐州土娼。生得梅花體態。楊柳腰肢。皓齒朱唇。裙下雙鈎。纖不盈握。眞足銷蕩子之魂。徐州紈袴子弟趨之若鶩。大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之概。牛鑑自京中南下。道經徐州。至友吳有君。知鑑生性風流。老而彌篤。乃設宴於陸喜子家。折柬相邀。牛鑑欣然應招。造喜子芳閣。月牖雲楣。珠簾半捲。錦衾繡帳。寶鼎微薰。書卷鏡屏。位置井井。珠玉翡翠。陳列深深。宛似大家閨秀。妝閣房中。已設盛筵。吳有君見鑑至。欣然招待。垂髻之婢。二奉烟敬茶。鑑遊目四矚。不見陸喜子芳影。拈髯笑

問有君。玉人何在。豈不容老夫一餐秀色。有君轉詢小婢。則云姑娘猶在理妝。有頃仍不出。囑小婢促之云。梳妝猶未罷。久之牛鑑笑向有君。微吟曰。千喚萬喚不出來。有君佯嗔曰。小妮子裝腔作勢。欲待乃公親候耶。語聲未絕。門外一聲嬌笑。牛鑑急向門注視。第見一雙白纖玉手。擎於垂帘。嬌俏語曰。拆殺賤妾。敢勞吳大人相請。如嚙嚙鶯聲。轉於花外。入耳魂銷。牛鑑已爲之神往。旋見一小金蓮跨入門內。紅緞弓鞋。巧繡鴛鴦。白綾雲襪。不染纖塵。雪青紗褲。脚微露於桃紅裙角。門帘微掀。露出側身。方見上身所穿墨綠湖縐。玄緞闊滾。精挖雲花夾襖。雲髻半偏。翠璫輕垂。粉耳搖曳。生姿。廬山真面。尙遲遲未露。牛鑑不禁又沉吟曰。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吳有君爲之失笑。門帘全啓。陸

第二回 牛制台逃命城中 陳提督盡忠漱口

喜子笑添眉頰。姍姍入房。牛鑑留神細視。見喜子芙蓉如面。嬾嬾婷婷。未近身畔。香逐人來。不禁魂飛魄散。口張目呆。喜子見座上端坐一位。肥頭胖臉。白淨面皮。微帶煙容。領下一撮黃鬚。一雙鼠眼。合成細縫。年在六十左右。頭戴瓜皮緞帽。珊瑚結子。帽前釘一顆大東珠。身穿天青緞。大襟馬褂。雨過天青。大團花長袍。足登粉底緞靴。卽知有君所請之牛大人。輕移蓮步。行至牛鑑座前。盈盈下拜。口稱賤妾迎接來遲。還望大人恕罪。牛鑑眉花眼笑。身體略抬。伸出兩手。扶掖喜子說。姑娘少禮。喜子乘勢立起。低鬟一笑。又向吳有君輕折柳腰。深深萬福說。吳大人說甚親候賤妾。妾待候不週。須要大人見諒。免罪。有君莞爾。卽命開筵。未幾肴饌紛陳。吳牛入席。喜子殷勤把酒。俊語輕挑。媚態頻送。牛鑑幾



若泥牛入海。全身酥倒。喜子復懷抱琵琶。當筵一曲。歌喉清脆。絕勝出谷黃鶯。此地此時風魔了。牛制軍。迨至月移花影暗。上珠簾。牛鑑不覺酩酊大醉。卽宿於喜子妝閣。錦帳情濃。訂盟一夕。及牛鑑馳抵金陵。卽派幹僕兩名。持書至徐州。投呈吳有君。囑與陸喜子家屬談判。將喜子接至南京任所。作爲第六房如夫人。寵擅專房。然而喜子尙見花有感。對月傷神。實緣並肩縱有金龜婿。長使秋波望眼穿。因喜子在徐州。早與徐州鎮台標下。一名把總王志元。訂有齒臂盟。牛鑑不知底蘊。貿然以金錢勢力。劫去美人。王志元惟有輿侯門。一入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之歎。喜子感念舊情。不無惓惓。乃於牛鑑枕上。謊稱王志元爲伊表兄。心地忠厚。家境清貧。現在徐州當一把總。旣無提拔之人。又不

善逢迎。求大人顧念妾面。加以照應。自古寵妾之言。重於父母之命。牛鑑慨然應允。馳函徐州鎮總兵。託將王志元升缺。志元卽由把總而千總。千總而守備。不久晉都司。升遊擊。未及半年。已擢爲參將。一路順風。王志元喜出望外。暗中感激陸喜子。不置會牛鑑與欽差大臣裕謙。輪流駐紮上海。及裕謙歿於鎮海。鑑卽駐於寶山。適蘇州解到大批火藥。有四萬五千餘斤之重。唯放西門內積穀倉。時暮春天氣。未交暑令。詎料火藥發生作用。突然爆炸。宛似晴空霹靂。一時煙燄蔽天。房屋倒地。磚瓦木石。在半空飛舞。有墮至城外十餘里路者。死傷人畜甚夥。時民心正在恐慌之際。突遭此變。謠言外國奸細來放火。洋兵卽至。頃刻人心大亂。哭聲震天。扶老攜幼。四散奔逃。經當道竭力安諭。人民繼見並

無他變。始各漸止。牛鑑以謠誅日甚。夷勢猖獗。發令調集各路兵馬。會師吳淞口。加意防守。徐州軍隊素稱勁旅。總兵奉到督札。以王志元憲眷優隆。卽命王氏統帶精兵二千。首先出發。至上海。及英兵陷乍浦。卽來侵襲吳淞口。牛鑑聞信。手足無措。主意莫定。商於提督陳化成。陳公曰。兵來將當。水來土掩。毋須恐慌。我軍以礮扼險。可操勝算。公第坐鎮。不輕出入。牛鑑唯唯曰。徐州參將王志元。忠勇可托。使之守東砲台。化成允之。自率參將周世榮。守西礮台。陳公語世榮曰。我與汝福份不簿。世榮愕然不解。公曰。詰朝戰而勝。則受上賞。敗則捐軀報國。亦堪不朽。非福而何。世榮實無決死之心。聞公言唯唯。腹存誹笑。牛鑑以王志元爲可用。使守東砲台。志元官職非由軍功而得。生平未臨大敵。不足肩

第二回 牛制台逃命城中 陳提督盡忠淞口

重任。鑑以心腹委之。志元不便推委。戰慄受命。翌日。英兵艦隊排江而進。開始攻擊。西砲台陳公親身登台。手執紅旂指揮作戰。凜若天神。士氣大振。自卯及巳。發砲千餘聲。紅光燭天。江浪汹涌。擊燬敵艦七八艘。英兵見進攻不利。逡巡欲退。清軍益奮呼噪殺敵。聲振四遠。牛鑑知得勝。欣喜若狂。卽命整隊趨出。欲至東礮台督師。行甫三里。被英艦之軍官。擐升檣上。持望遠鏡。窺見制台旂幟。卽駕砲遙擊一彈。落牛鑑馬前。祇距一丈餘。牛鑑大驚墮騎。面如土色。回身急避。砲彈繼至。斃鑑之坐騎。於是牛鑑不敢逗留寶山。避走上海城內。從卒星散。東砲台上王志元。聞制台已逃。已棄礮而去。英兵遂併力猛攻西礮台。彈如雨下。西路將士死者殊衆。參將周世榮。見事不可爲。乃謂陳公曰。今制台已遁。東

礮台守將復去。已蹈於敵手。守此亦無濟於事。不如暫且離去。以免危險。保全實力。退守上海城。再圖對付。公聞言拔劍怒叱曰。庸奴誤識。倘吳淞口失守。退上海城。尙有何用。世榮捨公不顧。暗下礮台而走。時英艦上陸戰隊擊退岸上守兵。紛紛登岸。向砲台夾攻。陳公身中十餘彈。顛扑台上。見砲卒盡亡。奮呼而起。遍身流血。猶手引巨砲。以擊敵兵。卒以創重不支。噴血而亡。年六十有七歲。殉難同死者。爲上元韋印福。平日自言武官。臨陣不追。方爲盡職。若怕死。何必作武官。深爲陳公器重。使領水師防守口外。陳公亡。知事不可爲。赴水而死。提標千總錢金玉。由行伍有功升任。勇敢善戰。與敵交鋒。身先士卒。敵人自桅檣上施放聯珠彈。左右之人勸其稍避。金玉大聲叱曰。我一十六歲。卽食皇家俸。

祿此身已屬國有。今已五十七歲。一死無憾。何必躲避。卒罹於難。提標左營千總許林。黑面如鍋底。頭髮蜷曲。身中二十餘彈。畢命。年祇三十有二。前營千總許攀桂。狼腰虎臂。善使一枝長槍。防守淞口。巡查海面。甚爲認真。當東砲台守卒潰散。西砲台之人亦有心慌思遁者。攀桂揚劍大呼曰。主將與某等。同甘苦共飲食。所爭者惟在此刻。誰敢先走。當共殺之。士氣爲之一振。陳公旣亡。攀桂以劍自刎而死。西砲台開礮。司令徐大華。每發一礮。苗測至準。敵艦大爲受創。後敵自東礮台登陸。繞道至西礮台。後方攻擊。徐大華飛身衝鋒而下。力殺敵十餘人。彈折左足。遂及於難。殞僅於西礮台北首。已有二十三歲之數人。皆華亭縣人氏。內黃營外委姚雁字。吳淞營守備龔齡階。與陳公亦同時陣亡。以外

尚有七十餘人。惜姓字無可查考。要皆忠義之士。自願犧牲生命。以報國家。吳淞失守後之十日。嘉定知縣練廷璜。懸賞購陳公屍體。不知由公手下差官。安徽武進士劉國標。背負而匿海灘蘆葦中。至是劉再負之。至嘉定。面色如生。大殮於關帝廟內。百姓罷市哭奠。繪像二。一留吳淞。一貽其家屬。事聞於朝。奉詔優卹。賜祭葬。建專祠。予諡忠愍。世襲輕騎都尉。同難之人均得封贈。當時英兵入寶山城。縱飲作樂。有能作華語者曰。此次戰事至險。脫有兩陳氏。吾儕終不能入吳淞口。可見陳公之忠勇。卽外邦之人。亦爲心折也。後人有詩紀之曰。

興亡萬古一楸枰。

枉使萇宏碧血傾。

忠佞祇爭臨一字。

讀書學劍任無成。

第二回 牛制台逃命城中 陳提督盡忠淞口



### 第三回

王志元淫慾戕生 姚教諭衣冠哭廟

却說吳淞口之失守。一誤於兩江總督牛鑑胆怯而遁。使軍心渙散。再誤於東炮台守將王志元棄炮而走。使西炮台無犄角之勢。陷於孤立。卒爲英兵侵入。罪魁禍首。實爲王志元。志元自東炮台遁去。暗匿於松江城外朋友家內。自知未奉軍令。首先奔潰。罪在不赦。乃即趕赴南京。通信函於陸喜子。信云。

恩妹妝次。逕啓者。英夷兵船已攻入吳淞口。制憲未戰而先逸。迄今莫明託足何處。日後難免受朝廷嚴譴。志元奉憲諭。扼守東炮台。英夷猛烈攻擊。我軍萬難抵禦。理當一死報國。以盡守土之責。

第三回 王志元淫慾戕生 姚教諭衣冠哭廟

徒以恩妹情深義重。絲毫未報。不得不忍辱偷生。矧將來制憲若獲重咎。勢將波及家屬。覆巢之下。寧有完卵。志元不忍觀恩妹遭顛沛流離之苦。特冒萬死。於今晨馳抵南京。暫寓盟兄馬君處。切望恩妹早自爲計。毋貽後悔。志元不才。願赴湯蹈火。負保護之責。

靜候玉音。無任屏營。

沐恩小兄王志元拜啓

陸喜子接得王志元密函。玩味再三。知志元之意。欲自己隨之出走。諸君須知陸喜子爲牛妾。本被金錢勢力所劫。出於無奈。一樹梨花壓海棠。春秋佳日。暗自傷神。今知牛鑑冰山將倒。志元有函關照。不如重溫舊夢。從之遠走高飛。乃覆函致王志元云。

王愛哥如悟。接誦手書。藉悉種切。承示機密。足見情重如山。妾之

隨侍制憲。初非本意。今彼既獲罪朝廷。妾舍之而去。亦可告無罪。知妾者惟愛哥。憐妾者亦惟愛哥。敗柳殘蒲。得叨鼎力之維護。雖死無憾。今晚月上黃昏。佇候於本署花園東角門。晤商行止。餘言

面罄。

愚妹喜謹泐

王志元得陸喜子覆信。心中大喜。是夕黃昏人靜。潛赴牛氏花園。至東角門。彈指輕叩。卽聞門內咳嗽一聲。志元亦微咳應之。角門半啓。志元側身而入。月光之下。但見陸喜子亭亭玉立。惟容顏較前清減。雙鎖柳眉。含波欲涕。王志元不禁又憐又愛。趨前執喜子纖手。曰：「恩妹勿愁。有予在。決不使妹恐慌。」喜子微點其首相。將入亭。亭中陳設石桌。桌上置一藍地白花之包裹。喜子指包裹謂志元曰：「妾之私蓄盡於此矣。合計

當在三萬圓以外。與哥避匿他方。可不憂衣食欠缺。惟哥失守炮台。日後亦不免議罪。藏身之地。應先籌畫妥當。此行往何處最好。志元答曰。不如先回徐州。探聽有無風聲。再圖安身不遲。喜子即將包裹授與志元。曰。就此上路。今夜妾亦宿於哥之盟兄家中。志元急曰。今日妹不可即走。喜子詫而問故。志元曰。時當夤夜。恩妹弓鞋窄小。隨予持包裹同行街上。脫被巡邏所見。盤查拘禁。反致僨事。喜子愀然曰。然則奈何。志元曰。予已攷慮周到。明晨恩妹可將細軟金珠。藏入香籃。詭言至清涼山進香還願。不必隨帶婢僕。乘轎前往。使轎班停歇山門外。予當另雇一頂小轎。守於西角門外。恩妹由山門入廟。由西角門出廟。乘轎逕赴馬盟兄家。馬宅背臨秦淮河。予先雇定小船一號。入夜上船。誰能相阻。

喜子連聲稱好。叮嚀而別。翌日依志元計。遂至馬宅。入晚。雙向馬某稱謝。告辭下船。解纜逕去。話說轎班等喜子不出。入廟尋覓。不見蹤跡。駭甚。向廟中和尙詰問。亦茫無頭緒。回報牛鑑正室。查喜子臥房。始知席捲而遁。欲遣急足至上海告牛鑑。適上海之消息亦至。傳言牛鑑畏罪走匿。闔家乃大亂。未幾鑑之各侍妾。均風流雲散。挾資隨所歡而遁。其正室遣散婢僕。避居尼菴。巍巍之總督衙門。頓然瓦解冰消。衆言陸喜子有先見之明。不知爲王志元勾引以去。志元與喜子曉行夜宿。舟車屢易。至淮安府境界。正投宿逆旅中。是夕氣候奇熱。志元開窗迎涼。喜子輕衫薄袴。足穿杏黃睡鞋。淺滾紅花。倍極嬌艷。斜倚榻上。星眼微開。薄紅粉頰。綠上眉稍。志元不禁心動。擁之求歡。羅襟乍解。浪子魂消。狂

第三回

王志元淫慾戕生

姚教諭衣冠哭廟

第三回 王志元淫慾戕生 姚教諭衣冠哭廟

歡無度。於欲仙欲死之時。涼風倏至。志元打一寒噤。喜子嬌聲曰。神留受涼。且去閉窗。志元赤體下榻。將窗盡闔。始登榻重佈雲雨。夜深睡去。翌晨。喜子自夢中驚醒。聞志元呻吟不絕。摸其身覺皮膚灼熱。視其面雙臃赤若火。寒熱正盛。神思昏然。間作譫語。喜子暗思。是必宵來受寒所致。卽匆匆下榻。命逆旅傭工。市蒜頭生薑。與紅糖濃煎成湯。向志元灌飲。未至午刻。志元通體汗出如雨。衾枕牀褥。盡爲溼透。及汗止。喜子易被褥使臥。到熱度又高。昏然不知人事。譫語不已。喜子始大恐。急央逆旅主人。代爲延醫診治。醫來按脈。蹙額曰。凶。卽擬一方。授喜子曰。姑服一劑。試之。熱能稍退。尙有生機。若無效。請另延高明診之。僕敬謝不敏。喜子聞言。悚然。及服藥後。如石沉大海。喜子欲請他醫。逆旅主人曰。

前醫爲此間首屈一指之名家。更無出其上者。喜子別無良法。再央請前醫。則前醫將診金璧還。辭不再來。越二日。果然王志元卽死。喜子痛哭一番。出資爲之收殮。詭謂逆旅主人曰。先夫原欲晉京引見。今中途不幸。此間人地生疏。未亡人懇求長者。將此一口棺木。代覓一安厝之所。俟回報家屬。重來盤喪回籍。主人見其可憐。允爲設法。後於離市三里餘。有一破廟。闕無人居。卽將志元之棺木。權寄於此。喜子始納清旅費。口稱還鄉。從此一去杳如黃鶴。志元棺放破廟內。被附近創棺惡賊。劈碎盜取殮衣。屍身拋棄於地。又被野狗所食。骨肉狼藉。迨有人發覺。報告逆旅主人。已經不可收拾。祇得檢取餘骨。連同棺木。用火焚化。不忠不義之王志元。雖未受國家之重刑。而身後之慘。亦足令奸徒猛省。

其後有人奏上清廷。因不知王志元已死。劾其臨敵畏避。棄炮先逃。坐視吳淞口失守而不救。有旨盡削其官職。並查封家產。勒令子孫不准攷試。不准出仕。一紙具文。毫無所用。再說吳淞口失陷之後。英兵登陸。先入寶山縣。寶山城僅如斗大。南距海口祇五六里。當然先入虎狼之口。寶山人民早已逃避一空。是時上海已悉知淞口陷落。英兵不久卽至。急急逃匿四鄉。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衙門。本設於上海。道台巫宜禛見形勢不佳。卽命妻妾子女收拾金珠首飾。裝滿箱籠。雇定無錫快船一隻。開往蘇州省城暫躲。上海縣知縣劉光斗又是一位保重身家。不知有國之賢大令。得英兵入寶山消息。立赴巫道台衙門請見。會面之下。光斗見宜楔愁眉不展。長吁短歎。卽低聲稟曰。卑職風聞英夷已在



寶山。此地離海口。雖有三十餘里。可以晨發夕至。英兵若來。如何對付。請大人示下。巫道台垂頭喪氣。嗟歎一聲。曰。淞口失守。屏藩已撤。尙有何法對付。貴縣速自爲計。英夷到時。暫避爲宜。光斗聞語。知巫宜楔無守城之意。竟令遁去。心胸放寬不少。連聲唯唯。曰。大人寶眷。似宜早日出城。巫道台微帶笑容。亦祇言曰。不須憂慮。已經赴蘇。貴縣之內眷若何。光斗急曰。卑職早命賤內等離城。語至此。光斗趨近巫宜楔身邊。附耳言曰。大人亦當保重。宜楔點頭曰。爾我已無家眷。本可早離此間。免蹈危險。並非愛惜生命。實緣外國人蠻橫無理。我儕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若有毀傷。可謂名教罪人。光斗曰。大人所見甚是。卑職馬首是瞻。願隨左右侍候。巫官楔沉思片刻。曰。貴縣之意。擇城內紳士家小住。抑以

第三回 王志元淫慾戕生 姚教諭衣冠哭廟

出城爲穩當。光斗曰：以安甯論，出城爲妥。以探聽便利言，似留城爲是。宜楔曰：我意且至郁宅。光斗之首，連晃數晃曰：郁紳與大人交好，妙甚。妙甚。巫劉商量既定，兩位地方官等到天公昏黑，遂同赴郁紳住宅。陳明來意。官紳原是聯絡，表面不便拒絕。惟郁紳家眷均已出城，自己亦想出外。巫劉既至，郁紳反不能脫身。明知二人胆怯，可以想法使之驚走。是夕設筵款待巫劉，飲至半酣，郁紳長歎數聲。劉光斗慰之曰：貴眷已行，老翁亦可釋懷。郁紳急曰：公祖盡室偕行，本無牽掛。惟聞洋人野蠻之極，所至之處，見有高堂大廈，輒縱火焚燒。脫至本城，此間房屋雖不高大，尚非葦門圭竇，深恐此祖遺數椽老宅，難免化作劫灰。故爾愴懷。巫劉聞言，相顧失色，暗思倘英夷入城放火，匿在此地，不免受池魚

之。殃欲求安。全反投羅。網智者所不爲。光斗卽曰。老翁所慮甚是。曷不出城避禍。郁紳見已落路。急曰。巫大人與公祖。然則若何。二人同聲應曰。亦當權避。乃共籌出城之策。旣商議妥當。一宿易過。翌晨。巫宜楔改裝爲鄉下訓蒙先生。身穿深藍布長衫。足穿白布長襪。玄色布闊梁鞋。鼻架銅邊圓眼鏡。手執白紙摺扇。作遮陽狀。其實掩蔽面目。一位劉知縣改裝爲肉店主人。身穿白杜布短衫。腰束藍布圍裙。足登草履。一條豚尾。高盤頂上。擎一柄大蒲扇。絕似屠夫。與巫道台混出城門。竟然無人識破。有守土之責者。乃如是。可羞可歎。至五月初十日。城內土匪乘機蠶起。店舖住戶。都遭劫掠。一班乍去。一班復來。衙門皆被放火焚燒。監獄中罪犯皆被開出。城中秩序大亂。時游擊封耀祖。尙留城未去。突

有客兵二名。手持紅旗。赴游擊衙門。口稱報捷。不倫不類。封耀祖茫無頭緒。叱之使退。是夕。劉光斗重又進城。潛到游擊衙門。共商辦理土匪之策。十一日黎明。突聞城外砲聲大震。光斗拍腿便逃。封耀祖急取銀錢。赤足短衣。奔出城廂。不知去向。是時英國兵水陸兩路並進。水兵由黃浦江南駛。直達閔行鎮。後因閔行以西。浦水漸淺。英艦喫水甚深。不能前進而止。陸戰隊由寶山縣開拔。至殷家行。復由殷家行向上海進攻。見守城者闕無一人。卽從北門入城。遂陷敵手。其統兵官譯音姓郭。入城隍廟後園盤踞。使人布告。需用牛羊鷄鴨野味火腿等食物。以及麵粉鹽醬。如有人能供給以上物品者。發給護照一紙。不准士兵入屋騷擾。其時城內人民。遷避者多。空屋比比皆是。英兵以縱火焚之爲樂。

富家貴族之高大樓台。悉付一炬。變成瓦礫之場。當英兵到城時。文武官吏。早已逃走一空。獨有縣學校諭姚員瀾。係淮安府孝廉。大挑得教諭。蒞上海任。已有六年。丰裁峻整。夙以氣節爲重。待士子彬彬有禮。素爲邑人推重。聞英兵入城。卽身穿公服。坐守於聖廟門外。放聲痛哭。雙目盡腫。大衆忙如喪家之犬。自顧不暇。更無勸慰之人。五月十一日。自晨至暮。哭泣不輟。不食不飲。已具殉難之決心。家人勸其稍進飲食。則誓死不從。泊英兵於十二日至聖廟。見姚教諭端坐門前。聲色俱厲。怒目相向。卽詢通事之意。通事尙有人心。欽公忠義。卽崇爲聖人。且告以聖廟當敬禮。英兵聞通事言。卽相率他去。不進去驚動一草一木。姚教諭見聖廟不遭蹂躪。始安心止泣。除姚教諭外。尙有上海縣典史楊慶

第三回 王志元淫慾戕生 姚教諭衣冠哭廟

恩係安徽省人氏。服官亦有數年。官職雖卑。頗知忠義。城陷之日。義憤填膺。急磨墨濡筆。作一稟帖。洋洋灑灑。幾數千言。自晨寫起。過午始畢。其內容將失城始末。詳細陳述。寫迄固封。遺急足赴蘇州。上憲衙門投遞去訖。乃整齊衣服。穿一件接衫。上邊是白夏布。下邊湖色熟羅。外罩一件對襟夾紗馬褂。前面褂一隻扇子袋。足登薄底緞靴。不與家人說明。卽悄然出外。爲老僕高升瞥見。覘主人神色有異。遂尾隨於後。楊典史絕然未覺。匆匆出東門。直行至黃浦灘止步。高升大駭。恐主人投江。欲上前阻之。旋見主人喚一小舢板船。云須渡至對岸。對岸爲張家浜。楊家渡。瀾泥渡等處。船上人卽詢典史上何處碼頭。楊典史漫應之日。對過就是。船上人云。對岸爲楊家渡。典史微頷其首。探手身上。出大錢

百文交於船上。作爲渡資。卽下岸登舢板。高升又疑主人或避禍往浦東。佇立遙望。見舢板一霎眼已搖至江心。此時高升滿望主人安然達到彼岸。則雖主人不以行蹤告明。家中可以追去尋訪。萬不料驀地主人縱身一跳。投入浦中。高升在浦灘頓足大喊救命。繼以號哭。無奈舢板上搖櫓者祇有一人。見渡客投江。已驚慌失措。急抽一根竹篙插入水中。意欲使投江者接篙。可以援之登船。詎知楊典史抱決死之心。甯肯受援於人。時適下午三時許。正黃浦潮漲之際。無情波浪。迅如箭激。轉瞬之間。楊典史已從屈大夫遊。不見蹤跡。後人作詩弔之曰。

唱徹臨江節士歌。

歌聲流憤滿關河。

如何爲國捐軀者。

祇是聾丞醉尉多。

第三回

王志元淫慾戕生

姚教諭衣冠哭廟

第三回 王志元淫慾戕生 姚教諭衣冠哭廟



## 第四回

楊慶恩遺體返江干 穆炳元苦心全滬上

却說楊慶恩自黃浦江中流跳下去。隨波逐浪。不知所止。其時浦灘停泊之大小船隻不少。一聽有人投水自盡。相將放船出去。幫同援救。無非辛苦一場。空勞往返而已。高升喊得喉嚨已啞。看看天色不早。祇得踉蹌歸去。哭訴情形。原來楊典史正室黃氏。生有兩子一女。並無姬妾。抵任數載。廉潔自持。以故兩袖清風。家無長物。得悉典史自盡噩耗。舉室哀號。長子年十三。女年十一。次子方離襁褓。黃氏夫人哭問高升。何法可以打撈尸首。高升曰。世亂如麻。四面火光不絕。人家紛紛逃難之時。實在無法可想。奴才之意。暫且家中招魂設祭。如有尋覓之機會。可

第四回 楊慶恩遺體反江干 穆炳元苦心全滬上

以貼賞格招尋之。如一時乏錢使用。奴才歷年刻苦。幸而積儲二十餘塊銀幣。可以權濟目前。太太意下如何。黃氏夫人曰。我肝腸將折。一切聽汝措辦。時男女二公子已識失父之慘傷。搶地呼天。啼哭不已。鐵石人見之。也要淚下。原來典史署中。照例也有幾名當差人。然而早已躲得不見宅門內。還贖一名雇用之老媽子。是上海本地人。倒頗忠心。因黃氏夫人平日待彼寬厚。故不忍言去。外邊由高升設起靈座。望空招魂。好容易找到羽士一名。念經安座。裏邊老媽子多方歡慰太太。及長次二公子。安排穿孝掛白。亂離之候。事事祇得簡便。略爲表示居喪而已。光陰易過。四天之後。高升入稟黃氏夫人。洋人聞已退去。奴才欲到浦灘去。打聽打聽老爺遺體。男女二公子不等說完。四隻小手拉住高

升衣服。要一同去。高升曰。且慢。現在東南西北。茫無頭緒。容奴才今天先走一遭。回報太太與公子等。然後同去。黃氏夫人向子女曰。高升所言極是。今且使彼單身去看光景。二位公子方纔放手。叮囑高升速去。速回。高升應諾。迤邐出城。到主人喚渡之處。逐船詢問。有無余起尸首。均答無之。沿浦灘一路往北。每過碼頭。至停泊之船邊。仔細探問。一無影響。不覺已走近吳淞江口。仍是無影無蹤。天色已晚。祇好垂頭喪氣。而回。入稟太太。太太暨二位少爺一位小姐。放聲大哭起來。高升老媽子亦陪下許多眼淚。老媽子曰。照鄉間風俗。太太虔誠去廟裏燒一炷香。求菩薩賜一檔籤。或者可有信息。切勿過事悲傷。黃氏夫人左思右想。想一陣。哭一陣。未有辦法。既而想老媽子所說。雖是鄉村老嫗迷信。

之談。姑忘聽之。亦無妨也。是夕徹夜未曾合眼。清早起身。謂老媽子曰。今日依汝之言而行。第各廟之神道。何者最爲靈驗。汝意熟先求之。老媽子曰。浦東海會寺。誠求必應。最爲有靈。可惜隔開黃浦。似乎不便。西門內關帝廟。索盛香火。聞說不差。太太盍往拈香求賜籤經。黃氏夫人然之。教老媽子照顧次子。看守門戶。自己帶領男女二公子。高升提香籃。跟隨臨行。向典史靈座叩首默禱。英兵已經全退。故途中尙無驚惶。步行到關帝廟時。剛交已刻。由廟祝焚香點蠟。黃氏夫人率二位公子。按次行禮。然後夫人再拜。手執籤筒。搖之良久。落下一根籤來。夫人復叩首起身。拾起一看。第二十九籤上吉。翻出籤經。上有詩句。「狂瀾滾滾向南行。足有流芳千古名。若問迷津是何處。江干蘆荻看森森。」黃

氏夫人略知字義。大公子亦已讀過幾年書。此等粗淺詩句。一見便明。照此籤解釋。典史尸體是朝南非朝北。高升亦以爲然。主僕商量。且回去用過午膳。再專誠出外尋尸。乃依次辦理。從大碼頭外灘。一路往南行去。高升逢船便問。黃氏夫人率領男女二公子。雖足小伶仃。平日不曾走過黃浦灘。然而尋夫心切。毫不覺苦。及打聽到南碼頭。見一隻柴船。剛要傍碼頭。猛聽得柴船頭上執竹篙之人。叫一聲阿根哥。周家渡南首一堆蘆葦之內。不知從何處來一個人。身上穿得齊整。好像上等人家出來。仰面向天。近旁還拿著一隻靴子。稀奇不稀奇。此阿根原是搖擺渡之人。柴船上與之認識。故以此告之。高升等一行人。聞此言。腦經大震。忙向柴船上之人招呼。詢其面貌服色。此人將觸於眼簾者。

盡行告訴。并稱顏色如生。未嘗改變。遍身毫不腫歇。好像方纔落水者樣。於是出資雇此船夥領導。並在南碼頭喚一隻擺渡船。五人同去。預備將尸身裝運轉來。既達目的地。一認果然是典史遺體。母子三人。不消說哭得天昏地黑。高升督同船上人。將尸身撈置船艙。從大碼頭抬進城中。購買棺木衾枕。重行裝殮。此際紳董官吏。漸漸回城。稍有幾個來吊唁者。省中大府。既收閱楊典史稟帖。正欲查辦。旋聞楊典史投江殉難。頗爲動容。奏請卹典。追贈六品銜。此是後話。諸君試思英國兵既來佔領上海城。何以迅速退去。中間逗留不過五天。據外人方面說。總督牛鑑逃去之後。其南京之老巢。必然空虛。不加防備。英國欲潛師直搗南京。故離開上海而去。其實是年秋間。英兵進揚子江。鼓輪上駛。至

鎮江之七濠口。尙胆怯不敢逕進。因彼時中外隔膜。中國之內容。未爲外國人識破。潛師直搗。恐乃事後之論。若據華人方面說。英兵佔上海時。因浙江省劉撫巡有攻打定海之信息。英人以定海兵備虛弱。乃不得不回師以厚防禦。此事或可信。但吳淞口砲台之失。在五月初八日上午。遲至五月十一日。英兵始入上海。距離不過三十餘里。何以濡滯若此。在佔領之五日間。上海有何舉動。試看定海久佔不退。上海則來而旋往。作者並不袒護外人。實爲表白華人。其人爲誰。姓穆名炳元。甯波籍。自幼家况貧苦。其父作小生意。得資僅堪餬口。炳元天資聰慧。但無錢讀書。十一二歲時。在家中担柴汲水。與其母度日。常常衣食不繼。有人薦到大戶人家爲書僮。主人喜其伶俐。頗善視之。性又至孝。主人

賞賜食物或銅錢。悉以歸付父母。大戶方姓。子弟甚多。家中延師設塾。炳元供塾師差遣奔走。又活潑。又巴結。塾師極爲看重。問其讀過書否。答曰未。試教之以千字文神重詩等蒙學書。炳元殊不欲意。請命塾師曰。承先生教我識字。我年齡已十四。急思讀應用書籍。爲學習正當生意之用。塾師善其有志。白於主人。令其伴讀書齋。不視爲奴隸。豈知炳元生有宿慧。迥異平常。不但過目不忘。而且解釋得字字清澈。塾師大爲驚異。一班同學小東家。有讀過五六年七八年者。均進境遲慢。獨炳元有一日千里之勢。到明年已能寫淺顯之信札。簡短之論說。塾師以爲炳元將來攷舉子之業。自可取青紫如拾芥。乃炳元殊不措意。早知八股文試帖詩爲無用之物。其意須讀科學書籍。以求致用。到十七歲



時稟商主人暨塾師。欲學習商業。以謀生計。方氏主人見炳元非但讀書明敏。爲諸子萬不能及。其辦事才具。亦非常之好。而且心地忠厚。顧全大局。將來必成大器。早有提拔之心。可以資其臂助。當時卽對炳元曰。予名下獨資及合股所設字號。不下十幾處。在在乏長材輔佐。需用最亟者。爲寧波東關一錢店。汝不必另去習業。卽進予錢店作事。汝意若何。炳元感激無地。稱謝答應。一面通知家中父母。父母亦不勝之喜。不甚愜心者。塾師。此塾師姓謝。貢生出身。說一句不客氣話。教書先生。十人中五雙是窮讀書。若不窮。誰肯坐一隻冷板橙。謝塾師未有後嗣。膝下祇生一女。與炳元同庚。生得端莊美麗。性格溫和。塾師從小使之攻書家學淵源。自與衆不同。所謂貌可羞花。才工咏絮。謝女是焉。謝塾

師賞識炳元。當伴讀之日。卽有相攸之意。惜炳元家道寒微。太不好看。故未嘗宣諸口。忽忽四載。今炳元決心習商。謝氏大失所望。說到炳元進方氏主人錢店之後。矢勤矢慎。主人倚爲心腹。名義雖然學徒。主人頗信任之。學習生意規矩。大概三年滿師。旣滿期三年之。主人就拔升爲帳房。兼副經理之缺。甚有權柄。而炳元忠於職務。見識高人一籌。此店遂得年有贏餘。方蒸蒸日上時。驀地被英兵攻陷定海。大家小戶。紛紛避難。方氏主人略帶貴重之物。亦匿迹甯波城外鄉間。一面咐囑炳元冒險留守其住宅。並代爲通報信息。炳元以主人情重。不便拒却。又想到死生有命。卽慨然允諾。英兵行經方氏宅。見夫夏屋渠渠。崇宏壯麗。必爲此地富室無疑。排闥而入。見炳元。英人以爲富人也。言語不通。

遂脅炳元以去。炳元被挾往英兵司令部。心中絕不恐懼。英兵官欲詳細詢問甯波各項商業上情形。有廣東潮州郭姓者。亦在英兵中。來與炳元談良久。囑炳元不可恐慌。並問願習英國語言文字否。炳元細思久抱此志。苦乏機會。今既入虎穴。無安妨心學習。爲後日用世之地。欣然樂從。英兵官以炳元少年英雋。而舉止又厚重不佻。教以英文英語。脫口成誦。如數家珍。於是復教以普通科學。各科均有心得。令辦中國文字。不假思索。直倚馬萬言。可立而待。英人大爲激賞。信任。彼心想中國有此人才。豈容輕侮。流光如駛。炳元居英兵中期年。自英兵來吳淞口。炳元偕之北行。其初意祇想中英訂通商之局。故不在開戰而在議和。及抵吳淞。見守備嚴密。卽戰亦難操勝算。不料淞台先開炮攻擊。彼

以爲中國行軍。不講信義。不得不還炮反攻。淞台卽下。英兵尙無意據城。故未聞長驅而入。据彼方偵探報告。上海守城之官吏。已悉數他道。以致土匪游勇。到處橫行搶劫。加以縱火。地方糜爛。英兵官招炳元商量善後之策。時炳元已當英兵司令部書記之職。聞上海被土匪游勇蹂躪不堪。凡寧波幫在上海經商者。亦蒙其禍。卽不爲上海人打算。應亦爲同鄉人打算。遂議定英兵整隊入城。代華官維持地方秩序。初至之日。兵官卽命炳元部署一切。便宜行事。乃首先發出安民告示。敦勸各界復業。初兵隊中亦有不良份子。放出野蠻手段。放火以取樂。炳元知之。嚴令禁止。並頒佈臨時規約。一不准奸淫婦女。一不准搶掠財物。一不准毀壞寺廟。一不准污損古蹟。凡有忠孝節烈等表揚之處。概不

得絲毫侵犯。司令部設於城隍廟。其內園花木臺榭池沼假山之類。悉禁攀折。並令人民來司令部陳說。孰利孰害。應興應革。知上海尙無通曉英語之人。炳元願親代繙譯。以免隔閡。所以五日之中。實未有騷擾情事。較之英兵未到前已去後。土匪之行徑。真有天壤之別。居民早知如此。可不須茫茫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當時許多甯波商人。咸曉得同鄉穆炳元。在英兵司令部。頗有權柄。於是交相傳述。傳到紳董耳中。有幾個稍具肝胆之紳士。祕密聚議。央甯幫之負聲望顧大局者。暗中向穆炳元接洽。託作退兵之計畫。炳元應允。乃謂英兵官曰。我儕本志在開上海商埠。非有攻城奪地之心。此來爲保護百姓起見。今地方安謐。百姓甚感我儕之恩。當是適可而止。庶幾將來議和通商百

姓生出好感。諸事較易辦理。且傳聞浙江仍思復還定海。定海倘有疏失。我儕前功盡棄。亟應籌保守之方。爲今之計。孰若退出上海。以明但求通商之心迹。以期根據地之穩固。兵官贊同此議。五月十五日。下令水陸兩路兵隊。一齊退出。此信報知逃走。出城之道。台巫宜楔。不勝欣善。立刻照舊改裝村學究。從小路混入城中。抵郁紳家內。郁紳之司閹。已換一名。復未認識。過巫道台。看其所穿衣服。不尪不魑。回說主人不在家。巫道台又不便說穿。祇好站在門口。再三央懇通報一聲。司閹更加疑心。更不肯入報。巫道台胡纏不休。司閹者發話。汝真正不識相。目下風聲鶴唳。時候不太平。我家主人交代。概不見客。汝將奈何。此時巫道台無法。祇得從權對閹人叩一個頭。說煩管家務要引進。見一見郁

老爺闔者見其情極。纔慢慢動步。嘴裏說名片都不有一張。恐怕又是個秋風朋友。巫道台只當不聽得。就隨後跟進去。及抵二門口。也是湊巧。郁紳剛送親戚出來。碰見宜楔。就站住門旁。口稱失迎大人。宜楔也。不及客氣。一把拉住郁紳。向內疾走。走上客廳。升坑卽坐。氣喘吁吁曰。洋……人快……要出去。此事確否。郁紳答曰甚確。今朝馬上走。全叨大人福庇。宜楔曰。此節內容。兄弟急欲知之。請老翁詳告。郁紳將炳元之事。報告大略畢。接續曰。穆氏口吸洋人飯。心向祖國人。實屬難得。宜楔曰。穆某能見信於洋人。非同小可。我輩飯碗。均穆某所保牢。但兄弟還有緊要言說。須同老翁商酌。後人作詩贊美炳元云。

春申江上鼓鑾聲。

過眼烽烟一霎平。

第四回

楊慶恩遺體反江干

穆炳元苦心全瀨上

第四回 楊慶恩遺體反江干 穆炳元苦心全滬上  
愧煞庸奴千百輩 誰人知有穆先生



## 第五回

民衆焚匪宵人匿跡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却說巫宜楔任上海道台以來。金錢是其性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想穆炳元此事必然講到賄賂上。故肯如此出力。便問郁紳穆某處。上海人該酬謝若干銀子。或用幾樣重厚禮物。郁紳笑曰。穆炳元熱心愛國。願盡國民之義務。非望報酬。大人可勿輕視。宜楔非常慚愧。郁紳又曰。今英兵已退。大人宜趕速進署。料理善後。宜楔沉思有頃。自言自語云。寇至則去。寇退則反。古人有先我行之者。又何患耶。乃卽告辭。往城外收拾收拾。然後再到任。但地方上土匪。見洋人全去。依舊猖獗起來。四處搶掠財物。姦淫女子。甚至綁架勒贖。頓時鬧得不成世界。

第五回

民衆焚匪宵人匿跡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紳董郁彭年林耀周宗泰等。趕緊號召鄉民。舉辦團防。一面將四面城門嚴加把守。使城外之匪徒不得闖入。十七日。游擊封耀祖。方敢進城來。招集本營兵士。尋覓器械。修繕一切防禦工作。直至十九日。巫道台亦居然翎頂輝煌。坐上綠呢大轎。前呼後擁。重進衙門。因其膽小如鼠。雖然經郁紳催促。仍趑趄不前。又躲過兩天。探得實在可保無虞。纔堂堂皇皇而來。惟有劉知縣光斗官運不佳。不知如何。省中大憲飛扎令其到省聽候處分。飯碗就此敲碎。真所謂有幸有不幸。代理縣印之人。姓秋名家仁。不多幾天。卽來上任。似乎人心稍可安定。但城中雖秩序回復。而四鄉則不勝混亂。硬奪強搶之事。觸目皆是。於是官紳議定。令圖董里正。趕辦團防清鄉要政。餉項軍械由城內發給。如遇土匪。一律

拿捉。倘敢拒捕等情。准格殺勿論。其時閔行鎮相近。有著名匪徒二人。一名莊阿狼。一名白螞蟻阿罔。浦東洋涇鎮亦有一名盛阿八。引翔港有一名綽號飛蜈蚣。近城西北角亦有多人。均經當局訪查。明確按名密拿。若輩拆梢滋詐。平日無惡不作。到此際演出放火殺人慘劇來。其中莊阿狼原崑山籍。生性兇橫。曾犯過人命強盜重案。判發邊遠充軍。聞說中途被他將解官謀斃。毀棄刑具。一路行乞逃回。因爲本縣不便存身。遂流轉到閔行。其唯一之職業。爲聚賭抽頭。此外拳場也擺過。私鹽也販過。燕子窠也開過。印子錢也放過。自己誇口。所拜老頭子卽青紅幫首領。因爲其人太覺狠毒。人家漸漸不願和他來往。此時結合白螞蟻阿罔。無法無天。被團勇拿獲。正要解送上海縣懲辦。一班百姓。恨

之刺骨。有人倡言此等兇徒一死不足蔽其辜。白螞蟻阿囿四鄉婦女。遭其姦淫拐賣。不知凡幾。所作搶孀逼醮之案。令人髮指。不如用火燒死。以快人心。一倡百和。莫可遏止。卽將兩匪七手八脚扛到黃浦灘。架起木柴。澆滿煤油。一把火燒得烈烈轟轟。迨團防董事聞信趕來。意欲勸阻。已燒贖幾根骨頭。時六月初三。潮汛極大。須臾漲水上岸。將枯骨捲得不知去向。圍觀者人山人海。莫不拍掌稱快。此事轟傳遠近。上海近城團勇亦分頭大捕土匪。有一個爛頭金生。本著名流氓。上海本地人。家住徐家匯東三里。手上羽翼甚多。城中各衙門差役悉與之通氣。因其自幼頭上滿生瘡癩。故有此雅號。原性鄭。其父在時家本小康。父母旣死。將家業揮霍殆盡。好賭好色。平日衣履翩翩。不知者幾目爲貴。

介子弟其拚命竊玉儉香卽拚命騙詐金錢爲近代拆白黨之鼻祖。最可殺者無論宗族親戚。有不正氣女子。無不被其引誘到手。故亂倫犯上事不一而足。家中小老婆四人。均屬奸拐而來。所收徒弟數百人。亦無惡不作。近自英兵退去。各處土匪又蠢起。金生以爲難得此發財之機會。乃唆使黨徒專作綁匪。近鄉李姓徐姓瞿姓各富戶。被其勒索銀幣數千數百塊不等。其同村王姓。被綁後。款難一時籌集。竟致撕票。王姓年近六十。死得可慘。事爲城中紳董聞悉。密令團勇。不動聲色。上緊緝。團勇名黃大和者。身材魁偉。兩臂至少有四百斤膂力。精通拳棒。曾拜過山東鏢師。性甚豪俠。自得捉拿金生之令。謂同伴曰。不費吹灰之力。包辦得到。大和於是日夜偵其行蹤。一日爛頭金生率黨徒兩人。

第五回 民衆焚匪宵人匿跡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潛入城中。探聽風聲。不知大和已預託眼線找尋。得眼線報告。傍晚六七點鐘。金生等三人自城內歸家。必經靜安寺南首。黃大和喚同伴四五人。暗帶兵器繩索手銬。先往竹園裏墳山後埋伏。果然天氣方黑暗不多時。有人在東邊隱隱走來。待其走近。黃大和發一個暗處埋伏之人一齊衝出。將三人扭住。三人正想拒敵。黃大和早將爛頭金生兩手揪牢。金生半點不好動彈。忙將麻繩緊緊網縛。其餘二人。兩手反銬。一并帶至團防局。因天已昏夜。明日解城法辦。詎知天尙未明。團防局門前聚集數百人。十分喧譁。黃大和倒吃一驚。急出來詢問情節。原來遭金生荼毒之家。都要求將金生土辦。不要送到衙門內。均言此人惡貫滿盈。非援照莊阿狼等例燒死不可。黃大和曰。此節等我入城請示可。

否。大衆說不必請示。此地方上民衆公共之要求。更有王姓慘死者之子。伏在地上。放聲大哭。謂燒死鄭金生。若算犯法。我情願先具甘結。獨自抵罪。且官府已經有格殺無論告示。是不必依法官辦之明證。務請黃先生允許。黃大和見衆怒已極。而且心中亦贊成燒斃。特未便發起耳。乃對衆人曰。鄭金生今日聽憑衆人處治。還有兩個。作何辦理。亦須公議。於是有說一同燒死者。有說是太殘忍。姑饒其命。或說此二名送官究辦。莫衷一是。黃大和曰。現在團防局一起不管。將三人交給大衆可也。乃從禁押之室提出。衆人中跑出幾個年輕膽壯者。將三人簇擁而去。此時人數越多。勢如潮湧。擁至地名徐家宅左近義塚上。結果將鄭金生用火燒斃。餘兩人則由大衆一口一口咬斃。臨了。一人走上來。

口內喊汝輩強盜害人無數。也有今日。鬧出笑話。將兩人之陽物一并咬脫。自此以後。各處匪徒聞風喪胆。地方得安靖如常。是役被各地團防格殺者。亦有幾名。盛阿八飛蜈蚣等悉在其內。此百姓受官府相率逃遁之賜。自古云。官吏有守土之責。倘兵臨城下。不能死而先逃。國家當明正典刑。當刑而不刑。此忠臣義士臨難捐軀。亦遂沒沒不聞。與草木同腐。能不令人扼腕。然而苟有其人。吾儕終不可使其湮沒。蓋楊慶恩之外。復有頗永剛。永剛松江籍。世居府城東門外。幼年父母雙亡。家境貧寒。靠其外祖家吳氏撫養成。人。吳氏曾命其從宿儒攻書。宿儒姓聞名惟佑。夙稱飽學。設帳授徒。從游者不少。見頗永剛天資聰慧。甚爲寵愛。永剛十三歲。讀畢四子書。及詩經書經禮記春秋。亦將次卒業。方



開讀易經。聞惟佑卽教以五言八韻之試帖詩。及八股文。當時士子無不注意科舉。除秀才舉人進士之外。父兄無別種事業。期望其子孫。師傳無別樣本領。誘導其學徒。從髻齡始。至頭髮花白。面如鷄皮。獨作此等生活。若有懷抱大志。以天下爲己任。不肖沾沾於科名者。師長每訓責之不已。頗永剛生來不但聰明。而且有膂力。非不喜讀書。但覺得試帖詩八股文毫無實際。往往館室中出來。投石射箭。馳馬擊劍。暗中訪問精嫻國技之人。習練拳術。進步倒非常之快。初猶勉強遵從。聞惟佑之言。略習詩文。旣而越弄越乏味。索性棄文習武。恰巧吳氏一門。先後物故。頗求剛骨肉皆亡。也就無人顧問。其行爲。永剛十九歲投考武場。縣府兩試。均名列前茅。迨學使按臨。外場工夫。全屬優良。馬箭中三枝。

步箭也。中三枝。拉硬弓。撥刀石。全是頭號。至內場點寫武經。不消說寫幾個字。是永剛內行。尤爲得意。居然取中第一名武秀才。學使大人發落之日。特地喚頗永剛上去。獎勵幾句。勉爲國家有用之人材。歸家後。分報單。請喜酒。一番忙碌。永剛細想。目下武科起點。雖然成就。但是鄉試會試。要中式。甚不容易。要連捷更難。若登天。卽南京北京一筆川費。亦不易籌措。際此國家多事之秋。還是投效軍營。或者有出山之機會。而且平時志願。在保護百姓。盡力社會。遂定計投江蘇提台標下。當差不到二年。上司見其有才具。放一名汛地官。駐守上海城內。其職責雖屬武人。然而態度溫文。專覓讀書明理之士。請其教益。又喜作詩詞。雖未能胥合格律。而深得風人之旨。與人談論。時露風骨。恆怪世人不識。

有羞恥事。如遇份外之金錢。輒掉頭不顧。故上流社會。多看重其人品。所娶妻室瞿氏。名德嫻。亦松江東外近郭出身。累代書香。名門閨秀。自小知書識字。頗永剛成武秀才時。經人作伐聯姻。是年即過門。爲永剛操家政。內外井井有條。烹飪縫紉等事。並皆佳妙。與永剛伉儷之情極深。而且料事如神。永剛遇有疑難之處。每取決於德嫻。所謂三從四德。德嫻可稱完全。上海失守之後。永剛欲保地方秩序。而官卑職小。孤掌難鳴。謁見上司。則不知去向。悲憤之極。夫妻乃抱盡節之決心。用七八尺長之絲帶一根。想是束腰所用。兩人縛在自己頸項內。扣一個極緊極緊之結。夫妻攜手向孔子殿外之泮水內。雙雙下去。時五月十二日下午。英兵已到過。姚教諭正罷哭之後。原來泮池極靜悄悄地方。但此

刻孔廟前走動之人不少。有人在門外望見此事。不知爲何許人。覺得一男一女。從容赴水。格外詫異。一個人忙趕上去拯救。嘴裏大喊救命。門外又有人聽得。陸續跑進三四人。跳下池岸。幫同援手。豈知永剛究屬男子。身軀重一點。早沉入水底。德嫻還有衣裙飄在水面。諸人竭力將永剛夫妻拖起。連泥帶水拖至岸上。一看頸項裏還縛上一根帶。氣息已乏呼吸。此刻進來之人。又加幾個。內有一人。身邊摸出一把裁紙刀。用力將絲帶割斷。然後各人將永剛德嫻之脚倒提起來。使其所吃之水。得以嘔出。而後可接氣復活。如法救之。德嫻果然嘔出幾口水。漸有氣息。永剛早以氣絕。非惟吐不出水。倒流一點血出來。渾身冰冷。四肢僵硬。大家都說不中用。也是無法可施。中有一人跑到左近人家。討

一杯開水。向德嫻灌下去。德嫻喉嚨裏嚔嚔碌碌一陣響。眼睛已能睜開。大家說此位女客可以保全性命。終算不幸中之幸。此刻從裏邊走出一人。只聽得啊呀一聲。接連說此是頗汎官。爲何如是。可憐可憐。此人在姚學師衙門當門斗。曾與永剛認識。當時言汎官夫人旣已救醒。應該抬回到家中去休息。汎官之屍體姑且停於此地。等我進去稟知姚學師。商量如何辦法。大家說極好。於是照辦。此時姚學師聽得信息。嗟歎頗永剛深明大義。不圖出諸一位武夫。實屬難得。平日姚學師亦契重永剛之品行。今覩茲死狀。一則念同寅之誼。二則里忠義之骸。凡永剛身後事宜。已以上司走光。無尊告訴。情願獨力擔任。卽託此門斗代爲收拾。另囑其長隨鄒姓。幫同奔走料理。鄒長隨面有難色。姚學師

喟然曰。我與爾猶彼也。言下流淚。鄒長隨慨然應諾。頗永剛經姚學師仗義收殮之後。瞿德嫻扶着憔悴不堪之身體。面色已如紙灰。匍匐到姚學師衙門裏。向學師叩首鳴謝。淚下洶瀾。轉身又向門斗及鄒長隨鞠躬道謝。姚學師贊嘆其夫忠婦烈。又安慰德嫻一番。勸其苦守度日。徐圖善後之策。不可過事悲傷。德嫻嗚咽稱是。當此亂離之際。一場可歌可泣之事。有誰人去留心。未亡人瞿德嫻。復有誰人去維護。並爲之籌劃其生活。殊不知德嫻早已打算定當。捱過一禮拜工夫。暗將上海寓所應用什物。一齊封鎖起來。永剛素尙廉潔。夫妻二人。身外無值錢之東西。又好。在未生過小孩子。故毫不覺累墜。一日清晨起身。匆匆步行出城。沿途問津。經過莘莊泗涇七寶等鎮。七寶汛地官。本與永剛同

寅。又是拜把弟兄。德嫻就去借此汎官的家中。託言回到松江。向永剛老墳山上。相一相地位。擬盤喪歸土。暫時安厝。理由正當。七寶汎官不疑其有他故。借宿一宵。仍向原籍松江大道進行。第二天晚上。在距離松江北門七八里路。一座破廟內。枯坐一宵。次日上午。方得達松城。進北門。轉出東門。抵永剛老宅。諸君心要說瞿德嫻爲何不雇船隻。不乘轎子。或趁一趁航船。亦未嘗不可。何必辛辛苦苦。定要步行。原來德嫻絕不欲使人知其回松江。庶乎計畫可以實現。不生阻力。後人有詩嘆之曰。

鐵騎縱橫千里血。  
請公肉食眞堪鄙。

杜鵑鳴咽五更風。  
枉看深閨血淚紅。

第五回

民衆焚匪宵人匿跡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第五回 民衆焚匪窟 人匿跡  
陽侯遇厄志士成仁



## 第六回

鵝鰈不殊黯黯五茸春草 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却說瞿德嫻回抵松江東門外老宅。其住址原在後街一條極冷落之小巷中。不但未有店鋪。而且鄰舍亦稀若晨星。德嫻連爺娘家也不歸甯一次。故親戚故舊概不知悉。說也奇怪。有一天半夜裏。兩隻野犬跑到永剛住宅門前怪叫。聲音非常難聽。直至天公大亮。儘叫得不休。既而巷口有人走過看見。惡其不祥。上來驅逐此兩犬。乃隔開三四點鐘光景。兩隻犬復垂頭喪氣。自城門口跑到原處。便不再跑。重叫起來。此刻叫得比夜間更利害。彷彿號哭樣子。一頭花犬。一頭黃犬。竟躺在頗家門外階沿石上。怪聲怪氣。其時從巷外進來觀看之人甚多。有幾名

第六回 鵝鵝不殊黯黯五茸春草 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頑童手持一根門閂。向兩犬作欲打之勢。兩犬竟然不懼。大眾正在紛紛猜測禍福。說道德嫻父親瞿梅峯已去世數年。母親李氏素來鍾愛德嫻。自德嫻隨丈夫供職上海。母女難得見面。日夜想念。自不必說。近日傳聞外國人佔領上海城。鬧得天昏地黑。李氏想女兒女婿。不知生死存亡。萬分焦急。履次叫德嫻胞弟筱梅。到城打聽信息。筱梅微聞永剛投水身死之耗。將信將疑。恐傷老母之心。支吾以對。猶希望傳說之非真。是夜李氏夢中見德嫻歸家。李氏大喜。正執其手。欲敘離悰。忽德嫻將慈母猛力一推。李氏頓時驚醒。遂心驚肉跳起來。自忖德嫻夫妻恐凶多吉少。等用過午膳。催迫兒子出外。到知府衙門前。探訪上海兵信如何。筱梅剛到街上。有人講起頗永剛空屋門前。有犬哭之異事。筱

梅忙趕進巷中一看。果如所言。心內駭怕萬分。匆匆轉回家庭。祇得將怪現狀直告其母。李氏跳起身。一把拉住兒子。往外就跑。既出門。另外招呼平日親熱之兩位鄰舍。一男一女。年紀皆五十以外。一同往西行。抵後街小巷內女壻家門前。但見許多人圍繞一堆。七張八嘴。兩隻犬似叫得聲氣到啞吧樣子。李氏與筱梅商酌。惟有將大門楯脫入內一視。兩位鄰人亦以爲然。乃依照行事。好像新近有人來過。天井裏有一雙草鞋。一把半破之蒲扇。並有一條半新舊藍布裙子。掛在門旁鐵釘上。內室門戶都已開直。等到走進德嫻從前臥室。一看不得了。不得了。嚇然一具屍體。臥在地板上。下邊墊一條破碎席子。蒼蠅叢集。可憐德嫻到家。不過四天。決心絕食而亡。因爲不煮粥飯。不買東西。故門外人

絕不曉得。李氏與彼梅搶上前去。放聲大哭。幾乎暈厥。兩位老年鄰舍。也止不住落下眼淚。此刻外人驚駭異常。一傳十。十傳百。頓時來看熱鬧者。不知其數。還是兩位老成鄰人。勸李氏母子暫止啼哭。將屍體衣服解開。上下察看。有無受傷痕跡。只見上身穿一件藍夏布衫。下身穿一條白洋布褲。衣袋內有自寫絕命詞一紙。歷述上海城破。夫妻投水。自己遇救。迨洋兵退去。步行回家。決心絕粒。從夫地下。與他人絲毫無關。并囑慈母胞弟知之。切勿悲傷。庶得含笑九泉。此事所以羞一班貪生怕死。鮮恥忘廉。寇至先逃。寇退則反者。末注五月二十三日絕筆。大眾始恍然大悟。自盡之原因。計算日子。祇有三天。大約係昨天氣絕。古人云。精神可開金石。忠信可格豚魚。晉朝之陸機。陸雲。被禍於洛。黃耳

傳書千古播爲美談。大約松江之犬。較別地產生者爲靈。故能喚人入內。覩此烈婦死狀。當時李氏母子。祇得含淚忍痛。雇人將德嫻屍體收拾乾淨。料理殯殮諸事。後來彼梅設法將永剛棺木迎歸。與德嫻合葬一處。樹石刻墓志於上。以垂後世。說到外國人處心積慮。要與中國通商。已非一日。是何緣故。外人之來中國。首至之地點爲廣東。然祇能居住船上。不准逗留陸地。間有登陸居住者。則以澳門安插之。明朝已若是辦法。其貨物之往來貿易。全恃十三洋行爲之居間紹介。遇有洋船來。十三行必着一人。赴該船看其貨樣。議定價格。然後偕同官廳派員。開艙起貨。及貨物售罄。洋人購辦土貨歸國。亦由十三行爲之居間購進。向例如是。外人不克與中國人直接交易。凡中國人之習慣嗜好。彼

方完全隔膜。終不得投其所好。暢消各種舶來物品。恆有供不應求之患。且歷年既久。外人漸被十三行積欠銀款。爲數至鉅。直接交易。又無機會可以藉口。胡頤米到上海。細調查。已第三次。其第一次。滿清乾隆帝時。有東印度公司英人比魯嘗至上海考察形勢。信爲通商善地。歸告政府。第二次。道光帝十二年。復有林德賽葛勞甫二人。自廣州至上海。亦極言在上海通商。英國商業可以日盛。十九年。鴉片戰爭起。於是機會行將成熟。迨二十二。清政府屈志求和。派大員與英人集議於南京。訂定江甯條約。闢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爲通商口岸。香港亦中國領土。是時并將香港一島割讓與英國。所訂條約第四款。以洋銀六百萬元補償焚燬鴉片之原價。第五款。酌還商欠洋銀三百萬元。

第六款。補償兵費洋銀一千二百萬元。此爲國際賠款之開始。其後咸豐八年英法之役。光緒甲申中法之戰。甲午中日之戰。至辛丑十二國和約之賠款。四萬五千萬止。每戰必敗。每敗必償款。而中國人猶不知羞恥。吾恐地球上無論何種動物。面皮之厚。終不如中國人也。道光二十三年。英國人卽來上海。經營商業。從此達到通商目的。英政府卽派駐領事保護之。二十六年八月。蘇松太道台與英國領事會議。劃出租界。二十八年復推廣之。其時界限還甚狹小。南至洋涇浜。東至黃浦灘。北至吳淞江而已。中英國際之所由來。不啻鴉片爲之媒介。鴉片之運入中國。必有華商爲之銷售。此華商爲誰。在廣東自有歷史上之十三洋行。其首領卽爲梁姓。而上海則尤有特殊之事實。當時隨同英商第

一次至滬販土之人。係潮州人。姓郭名必凱。能操英語。專代英商出售煙土。外人頗信任之。繼則設棧設號。作私人之營業。所開土棧。牌號洪大。未幾郭必凱之親族同鄉。亦均集中於煙土一業。十之六七。皆冒洪大牌號。故上海業煙土之華商。以潮州幫爲魁首。潮州幫以洪大爲魁首。郭必凱實始作俑之人。郭必凱既立業上海。所取妻室。亦自原籍遷至。不數年間。獲利至十餘萬。於是驕奢淫佚。姬妾衆多。其第二妾名蓮卿。本廣東之土娼。俗呼鹹水妹。貌僅中姿。而膚白如雪。郭必凱在廣州時。賞識。卽納爲第二妾。年方花信。性甚淫蕩。其所穿衣服。往往喜短衣窄袖。生成一雙媚眼。如常常滴水。男子如經其秋波一眇。無不神魂飄蕩。真正是桃花眼。自郭必凱將蓮卿藏之金屋。雖必凱十分寵愛。聽其



任意裝飾。然而蓮卿終未滿足。是何緣故。一則必凱正室。不時獅吼河東。裝腔太甚。二則第一妾是妓院老鴇出身。自命爲如夫人領袖。諸事時來干涉。三則必凱偏房已多。年紀四旬以外。漸不濟事。故怏怏不樂。惟有看戲以解悶。其時有一家滿春戲館。係著名徽班。外國人初開租界。方在想法振興市面。招徠商賈。滿春戲館遂應運而興。此中伶人。不比近三十年聲價日高。名揚南北。最好之脚色。以北京出來者爲上乘。大都假冒供奉內廷之名。騙幾個看客而已。有唱花旦之錢梅閣。臺步聲容。均稱出色。雖不若近代賈璧雲梅蘭芳輩大名鼎鼎。舉國若狂。亦可謂譽滿申江。色藝爲一時冠。據說亦從北京到上海。登臺奏技。座客常盈。凡扮花旦之伶工。往往貪愛女色。弔膀子手段非常高妙。軋妍頭

第六回 鶴蝶不殊黯黯五茸春草 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學問定是專家。因一種妖冶之態度。揣摩盡致。深合女子心理。蓮卿既以滿春戲館爲唯一消遣之場所。日復一日。看錢梅閣風流瀟灑之身段。因羨生愛。而錢梅閣年紀亦祇二十歲。正當日夕性慾衝動之時。見一個肌膚霜雪衣飾漂亮之廣東女子。對自己眉目傳情。秋波流媚。所謂乾柴烈火。無有不燎原之理。但咫尺天涯。何從會合。錢梅閣早賄託案目阿江。探聽蓮卿家中情形。一目瞭然。知蓮卿是懷春怨女。極易入彀。乃由阿江殷勤招待之餘。暗遞信息。原來上海草昧初開。不曾到電氣時代。但有日戲。不演夜戲。故錢梅閣到晚上無所事事。阿江當紅娘之職。爲兩人拉馬。不多幾時。蓮卿與錢梅閣遂聚首談心。情投意合。此際上海租界。小客棧還不多。即使有之。比現在民國路東新橋一帶之

格子床鋪者。還要不如。請問一對癡男怨女。在何地幽會。俗語云有錢使得鬼推磨。經阿江代尋一家富室。房屋深邃。地方靜僻。爲蓮卿錢梅閣陽台之遊。效神女襄王故事。諸君或要問郭必凱並非土生木林。何致糊塗如此。誰知天道報施。絲毫不爽。郭必凱倚仗金錢。一味漁色。納下好幾房姬妾。定有此等遺臭之果報。其正室看蓮卿近來行動。曉雖有點不正。剛要託人到外邊偵查。暗隨監視。其在何處逗留。忽然生起病來。病勢沉重。暫且攔起。爲富不仁之徒。遇其家內出醜情事。但有背後笑罵之人。而均不欲直言相告。且所設臺基。場所殊爲祕密。故使郭必凱不容易得知。錢梅閣在北方。已結識好幾個女子。來上海以後。蓮卿第一個相好。於是山盟海誓。作遠舉高飛計畫。蓮卿趁正室抱病。家

中忙忙碌碌。今朝起課。明朝解星。略帶幾樣首飾。一去不回。蓋與錢梅閣圖作天長地久之夫妻。鴻飛冥冥。不知所之。後來郭必凱正室臥病。二三個月光景。嗚呼哀哉。賸下幾個小老婆。見蓮卿捲逃。必凱倒不上緊清理。乃各自打算。三十六著。走爲上著。況且平日各有面首。等機會一到。其第三妾第四妾。均一溜煙相繼而去。此刻郭必凱氣得神經昏亂。長歎數聲。雖戴過幾頂綠頭巾。還算福份不淺。竟然無疾而終。幸虧正室生有一子。不患乏繼承家業之人。有一名郭必凱所用老店夥。情願代小主人經理本業。生意仍蒸蒸日上。居然到必凱兒子成立。又加添十餘萬家產。洪大一塊老牌子。直至今朝存在。恐怕與鴉片相終始矣。上海既有英國租界。於是法國美國相繼而起。當時滿州人耆英爲

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猶之滿清之季。直隸總督必兼北洋大臣。兩江總督必兼南洋大臣。法美二國。知者英是著名貪官。賄賂公行。備辦一筆極貴重禮物。送上者英。援例要求。開租界於上海。請其奏明皇上。法國之物。爲大珍珠一百顆。每顆重二分至三分不等。金剛鑽石六塊。最重者五克拉。輕者三克拉。黃金製成寶塔一座。重七十餘兩。象牙彫成坑榻一隻。美國則爲國內行使之金幣一萬枚。小汽船一隻。造得非常堅固。機器用純鋼製出。二國政府派員運到廣州。美國另外加印土十箱。可謂投其所好。者英心中大樂。照單全收。對來使曰。獨力担任。包管辦到。法美二國政府中人。早已識穿中國大官。祇要好處到手。斷無買不成功之事。者英立刻教幕友起奏摺草稿。復傳心腹老夫子商議。此

項禮物。若然進貢幾樣到北京去。實情心中捨不得。倘一總吞沒。恐怕道光帝不肯一口答應。下六部九卿會議等情。牽絲絆藤。耽閣日子。如何辦法。心腹老夫子曰。大人明鑒。祇消各物件中。揀一件合今上心理者。則見之必然喜歡。只算大人特地辦來報效今上。並不可說是外國過來。朝廷就可獨斷。此事就能速成。其餘又何必客氣耶。耆英曰。妙極。此隻白相小汽船。中國從古未曾有過。卽以之送御用可也。一面繕好奏摺。派一名候補知府。賚呈奏摺。小汽船隨摺起運。此船之壳。本由美國輪艦裝到。內部機件。可以逐樣拆卸。原造機匠同來。預備替裝。故卽令該匠一同起行入京。廣州至北京。向例須一個半月路程。今帶笨重之小汽船壳。按站而過。當然不能趕快。當時交通不便。除水路用民船。

陸路用驛車外。無他法可想。及奏本抵京。清帝披覽之餘。知耆英報效。汽船一隻。心內說不盡無窮快活。急欲一看汽船如何樣子。把奏摺後面。用硃筆批准如所請。該部知道。欽此。幾個字。他省奏本。無心再看。急退入宮內。命總管太監傳旨出去。將耆英所貢之外國船。迅速取到圓明園三海中。裝好起來。試用試用。總管太監說。奉佛爺旨。奴才卽去傳知。清帝非常快活。不知法美二國一舉成功。尤其快活。耆英得奏准之後。通知二國。法蘭西卽派人來。劃定洋涇濱以南。至城河爲法租界。美利堅以吳淞江以北。虹口一帶爲美租界。查各國租借土地。從來未有此規矩。上海租界者。卽佔領之代名詞。實與割讓無殊。可勝浩歎。後人有詩以悲之曰。

第六回 鷓鴣不殊黯黯五茸春草 虎狼相繼悠悠幾度滄桑

白。山。黑。水。一。庸。奴。

利。慾。薰。心。志。氣。無。

斷。送。春。申。江。上。土。

鰕。生。淚。眼。拭。將。枯。



## 第七回

通商傳教派別支分 異服殊言少見多怪

却說滿清道光帝二十四年。法國美國繼英國而要求通商。中政府允之。於是中法訂黃埔條約。中美訂望廈條約。是英人先至上海。法美後至。而上海中下等社會。妄說法人先英人而來。故法租界得沿上海城而爲之。英人後來。故關地洋涇浜之北。其實不然。當時議定之初。並不名爲租界。不過政府劃定一地。准外人於此地內租地建屋耳。故租界由租地之租字。影射而成。不料太阿倒持。我則事事放棄。彼則處處侵佔。此劃定之界內。聽憑外人設工部局以管理市政。巡捕房以主持警政。而商埠之上海。遂成爲租界之上海。今洋文之公共租界且爲公共

殖民地。法租界則更進而爲彼之市鄉。是另有故。容作者後文表出。公共租界。祇有三處地方。不受工部局巡捕房之管轄。並不納各種捐稅。一鐵馬路橋北之天后宮。前清出使大臣行轅。并出使文報局辦公處。卽今之上海總商會所在。二北浙江路之會審公堂。卽今之臨時法院。爲我國駐在租界中之司法衙門。三洋務局。查洋務局前清上海道台。租界中之辦公機關。以道署在城內。交通不便之故。洋務局本在新閘路。後移至靜安寺路某紳之房屋。今則取銷另設。交涉使署於中國界內。是又少一處租界中之治外法權地。然而法租界亦有公地一處。爲老北門外之地壇。係上海道縣歲時祭享之所。距老北門西北一百步。光景。當劃爲租界時。並未聲明。咸豐帝初年。上海道台援天后宮之例。

與法國領事交涉。幸達目的。其後不知何時。爲人將地壇故址占去。父老相傳。但不能確切指明其遺跡。滄海桑田。徒令人抱無窮之感慨耳。英法美三國雖非同時來上海。然中間相隔時日無多。法人之沿城開埠。爲與城內官衙相近。便於保護。且商業精華。必聚於城內。若開埠與城垣昆連。商務必先發達。法人之眼光如此。當時各外國雖同以通商爲目的。然英國則商務重於教務。法國則教務重於商務。故英人開始譯出之書籍。其所以指導華人者。大都注重於商業。聞其第一家開設之洋行。中國人到行交易。或去訪朋友。每人必送以小磅秤一具。及印度公司出品花名簿一本。蓋首先到上海之英人。從印度來者居大多數。該商人等注重商務。可想而知。其出品花名簿上載。每頁均有中文。

略謂吾輩來華。志在貿易。且一以公平爲主。若不信者。可詢之佛國中人。何以說佛國中人。諒指印度而言。此藉印度以取信於中國。皆英人重視商務之證。若法人則偏重於教務。聞其開埠之初。來上海之法國人。以教士最有勢力。今法租界天主堂街之教堂。及徐家匯之建築。皆法國鄭重教務之表示。其原因西歷一千八百四十餘年。法皇臥病極重。往某地教堂祈禱之。不多幾日。轉危爲安。遂霍然而愈。乃大提倡天主教。教士竟享有政治上之特權。與十數世紀之前。神權僧侶時代彷彿。凡遠赴別國。專心傳教之教士。法皇特多方以獎勵之。故十八世紀中葉。法國教務之發達。多得政治之助力。屈指計其時代。當前清道光帝之季世。亦卽上海埠開之初期。所以非常注重教務者。卽受本國政

治上獎勵之影響。而中國所受外人文化之輸入。於英則以商務爲媒介。於法則以教務爲媒介。各有統系及派別之不同。凡在法租界經營大商業。及與法人各股開設商號公司之華人。十人中八九均係信奉天主教。最著名者。一爲宋姓。名靜卿。其人出身極微。家住上海南市。十四五歲時。學習南貨店生意。法國人初到。有天主教之神父同到。竭力傳教。宋靜卿忽然心動。遂信天主教。神父見其聰明伶俐。教之讀法國文。不到三年。法文已精通。可以作信札。中以繙譯中文。神父知其心地且誠實。因介紹於法國富商。充寫字之職。甚爲認真。該法商雇用數年。與之合股開辦一地產公司。宋靜卿兼公司中管事之職。一向未曾娶妻。至此始娶同教金姓之女。天主教之規矩。女子不許嫁外教人。男子娶

親亦然。實行一夫一妻制度。不得納妾。倘有違犯。按教律嚴重處分。然而不過表面若是。其暗中姘識婦女者。在所不免。卽如教中童貞姑娘。確實守貞者。果然有之。但恐是極少數。作者目睹之事。六年前家鄉有一位童貞姑。年紀三五六歲。貌甚不揚。偕同一年近五旬之教友。作旅行之舉。吾以爲羣呼姑娘。定是不嫁丈夫之清潔處女。非常敬重之。詎知與該教友雙宿雙飛。儼如夫婦。而且衆目昭彰。毫不避嫌。吾略識此教友。怪而詢之曰。名童貞實不童貞。無妨教律否。該教友掩口胡廬而不答。旁座者曰。君太少見多怪。何嘵嘵爲。吾想近來生理學日明一日。此種不近人情。大背人道之行爲。如守童貞一事。行將消滅。因不論男女。身體當完全發育之時。頃刻之間。可以生出千萬細胞。可以爆裂

千萬細胞。性慾衝動。誰能遣此。豈是信奉天主教徒。均屬木偶。諸君以爲何如。還有劉姓。名子端。天主教世家。明季瑪里竇來華。祖宗姓劉。已入教。與徐家匯之徐光啓同時信。奉厥後子孫式。微傳至劉子。端幾與卑田院中人爲伍。因前清康熙帝時。嚴禁過入天主教。以致教徒日漸衰落。逮法國人開租界於上海。教士權力非常之大。卽有政治爲後盾之故。遇教中人與教外人有交涉。神父不管是非曲直。必袒護教中人。不得便宜不休。於是教勢大振。非教徒畏之如虎。人家小兒。夜間啼哭。父母以天主教來了一語。可以嚇使不哭。劉子端初進天主堂。作出店。神父差喚其奔走買物。奉令維謹。泡開水。倒夜壺。件件肯巴急。神父大加賞識。卽教之學習外國話。可謂福至心靈。剛近半年。已會說幾句。一

年之後。可與法人英人直接問答。其時有一名開油廠之法國商人。欲雇用耐勞苦之華人。作廠內工頭。天主堂神父薦劉子端去就職。居然廠主十分青眼。充當十餘年工頭。手中積蓄幾千塊墨銀。正想自己獨立營業。恰好此廠主賺過幾十萬銀子。預備同家眷一起回法京巴黎去。竟然將開得極發達之油廠。贈送劉子端。此也是劉子端命中該成富翁。獲此意外之鉅大事業。每年可盈餘四五萬。宋靜卿後來亦家產漲至近百萬。宋劉兩姓在租界內。不動產頗多。咸豐同治二帝時。尚有陳姓張姓諸人。在法租界華人中。最占勢力。家資均鉅萬。均天主教徒。此無非重視教務。由教務而連帶商務之對證。光陰如箭。道光帝二十七年。法國人到上海已第三年。黃浦中停泊法兵艦二艘。爲保護僑民。



之用。其兵艦上水手。每逢禮拜日。可以上陸游玩。所穿制服。衣褲皆白色。領頭袖口用監色鑲滾。頭上之帽亦是白色。帽頂綴一枚紅絨球。此項水手兵。最喜喫酒。往往喫得爛醉如泥。於是三五成羣。在馬路內酗酒滋事。亂打人力車夫。行人偶然駐足。無非少見多怪。若輩向之滋擾。故人皆畏而避之。廣東妓院。俗呼鹹水妹。招接此項外國水手。爲彼專利之營業。因粵妓與之言語相通。嫻習其嗜好忌諱。至其留髻送客情狀。作者未嘗向粵妓問津。故不能細說。有時若輩水手。乘坐舢板船。打槳嬉遊於黃浦中。或赴上海就近地方閒行。攜槍獵鳥。當時外人入境。究竟時日還短。一到內地。風氣未開。見異言異服之人。卽少見多怪。難免生出事來。有一天禮拜。幾個法兵艦上水手。各人手中攜一技獵槍。

第七回 通商傳教派別支分 異服殊言少見多怪

坐一隻舢板。從吳淞江向西而行。駛至三江口地方。折向南行。此處爲青浦縣境界。乃步至岸上打獵行樂。青浦境上。從無外國人光顧。一班老百姓以爲稀奇之極。隨在此幾個水手後邊觀看。彼等走過一所村莊。名喚姚家庫。在田間亂跑瞎闖。不免傷些麥苗菜子。老百姓發起話來。踐踏田禾。農家生命有關。喫虧不起。一再說話。無奈該水手不懂中國言語。置之不理。而隨後觀看者愈聚愈多。漸漸囉唆。幾個水手。看光景不妙。遂將手中鳥槍舉起。作欲擊之狀。其意可嚇退衆人。豈知非但嚇不退。倒激怒一班百姓。姚家庫一個痞棍姚榮魁。一聲喝打洋鬼子。衆人卽動起手來。將水手圍住毆打。諺云雙拳敵不過四手。頃刻打得落花流水。把水手衣服一齊扯破。鳥槍失落。不知去向。幸而姚家庫之

地甲聞信趕來。大聲曰。窮禍闖大。汝等鄉人。安能抵擋。忙向衆人拱手懇求。大衆方停打。地甲乃作手勢示之。令其歸去。不知該水手等咕嚕咕嚕說如何言語。說過之後。纔由地甲領路。到原處下船而去。在青浦縣鄉民方面。視爲尋常打架一樣。無足重輕。走散了事。豈知已成中外交涉之案。法水手回至浦江兵艦。向法兵官哭訴情形。當然不肯說出自己差處。祇云無故被辱。要求兵官爲之出氣。法兵官立即報告領事。稱中國內地鄉民。野蠻無理。將其水兵毆傷。且失落槍械服裝銀錢各物。須令華人賠償損失。醫治創傷。侮辱大法國國家體面之處。須清政府賠罪認錯。以後不得再發生同樣之事件云云。法國領事一想自開租界以來。爲第一次交涉案子。不得不裝一點下馬威。使華人永遠不

敢藐視。英美兩國想必表同情於法。遂親去拜會英美兩領事。商量辦法。英領事曰。必要如此。如此方能過去。三國領事祕密議定。卽經法領事辦就公文一角。照會上海道台。時道台姓范。名同桂。廣東人。清政府意思嗣後蘇松太道台員缺。必要任用能辦洋務之人。范同桂略知洋文。以爲能幹。故畀以此缺。自接到法國領事照會。大喫一驚。漏夜飛送札令至青浦縣衙門。立傳知縣徐作賓來轅詢問。一面乘坐綠呢大轎出城。赴法領事公館拜見。說敝國百姓頑愚。地方官不能防範。以致使貴國軍士受驚。並蒙重大之損失。兄弟完全担任務。使貴領事心滿意足。命所帶繙譯傳言。法領事見道台如是情虛。知容易入我彀中。遂有心擺出架子。一若此件驚天動地。非同小可。開口說。還是講中法邦交。

上。故先行照會。不卽派兵艦駛赴內地。若貴道台接受條件。不是完全。恐將來有碍邦交等情。范同桂一聽。知事體弄大。連忙打恭作揖不停。說許多抱歉語。而後告辭。回到本衙門。請全體老夫子商議。均無主意。蓋一班刑名幕府。但知承上發下。作成官樣文章。不識對外爲何物。延過一宵。青浦知縣徐作賓稟到道台。立刻傳見。一見面。將徐知縣大加申斥。謂地方莠民。闖下彌天大禍。汝身爲民牧。何不知防患未然。今如何了得。將花廳內桌子。拍得應天響。徐知縣等道台官話打停。卽上前打一個千。從容言曰。大人有所不知。前天禮拜日。洋人來青浦內地。獵鳥游玩。如何糟蹋田禾。如何激怒鄉民。以致互相毆打。幸地甲飛赴解圍。如何護送回船。前後情節。詳述一遍。現在洋兵首領及領事。皆憑一

面之詞。虛聲恫嚇。大人不可聽信。范同桂反碰一個頂子。重新收去上司一派威嚴。和顏悅色。謂徐知縣曰。原來如此。洋人狡獪性成。殊屬可惡。但急須籌一了結方法。徐作賓曰。卑職請問洋人照會內容若何。范同桂搖搖頭曰。豈有此理。彼方要挾多端。第一要兄弟具一甘結。保證以後無不幸事件發生。第二法國神父往內地傳教。竭力保護。民間如有囉唆。惟官長是問。第三肇事鄉人。最輕永遠監禁。爲首之人處死刑。第四北京政府。須對法國元首道歉。派大員代表。第五賠償法水兵衣服錢物之損失。第六地方官革職。彼方以曲作直。無理如此。作何抵制。徐作賓曰。法人籍端要索。倘竟完全允許。以後誅求無厭。我國受累不堪矣。請大人嚴加拒絕爲是。至卑職區區一令。無所關係。儘請大人詳

稟上峯。撤任另委。決無怨言。范同桂說再商罷。於是范同桂飭幕府。照此拒絕要求。起稿答覆法領事。而法領事見道台前後兩岐。一面具二次照會送道署。言辭強硬。不達目的。有不止之勢。一面通知英美兩領事。英領事乃入城拜晤范道台。帶通事一名。表示願居間調停。作魯仲連其人。希望和平息事。道台唯唯。其時徐知縣留滬候示。道台再與幕友知縣等會議。僅應允第五條件。餘悉拒之。英領事之意。第一第三第六條酌量改輕。餘照辦。議不能決。一時青浦士紳。聞此信息。大爲激昂。聯合全境。上稟帖於道台。呈明法水兵之野蠻。鄉民之愚昧。無知。洋洋數千言。未知范道台如何辦理。且觀後文。詩曰

歐風墨雨遍神州。

誰是懲剛亦戒柔。

第七回

通商傳教派別支分

異服殊言少見多怪

第七回 通商傳教派別支分 異服殊言少見多怪  
弱國不堪公理講 賢人責備倣春秋



## 第八回

聲氣暗通紅巾起事 刑名慘禍黃口逃生

却說上海道台范同桂。披閱青浦縣全體紳士公稟。爲法國水兵肇禍一節。民氣殊爲激昂。其咎實在法兵。而法國領事要挾非常。如何是好。此時范道台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覺得外人所提條件。除第五款可以勉允外。其餘皆不能忍受。概加駁覆。對於英領事調停。亦婉言拒絕。詎知第二次書面送交外國領事。法領則令黃浦江所泊兵艦兩艘。整備開往南京。作示威運動。英人則以中國官場。不受調停。似乎表同情於法人。且法領事暗中早已約定。故亦令駐守黃浦中巡洋艦一艘。同法艦開赴南京。范道台究屬不善外交。無堅強不屈之力量。故始硬終軟。

其時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見識與范同桂不相上下。知勢將決裂。均慮前程不保。遂糊塗過去。敷衍了事。不得不依照英領事之言結案。此開關租界之後。第一次交涉。中國卽喪失權利之痛史。逮滿清咸豐帝當國。太平天國洪秀全。陷南京爲國都。常州蘇州相繼戒嚴。上海亦招鄉勇以防守。若輩私號百龍黨。其時上海巡道。姓吳名健彰。招廣東人當鄉勇。作爲道衙之衛兵。上海縣知縣。姓袁名祖德。字又村。卽袁枚之孫。袁枚別字隨園老人。字子才。大名鼎鼎。爲清代文豪。縣衙以福建鄉勇爲衛兵。因福建興化縣人。到上海經商者甚多。設立會館。館中董事李仙雲。招一班同鄉保鏢。袁祖德向之借用。閩廣兩幫人。暗謀造反。推廣幫混名小鏡子劉麗川爲首領。事未發動。有一無賴潘姓。南京人。犯法。

在上海縣獄內吃官司。潘運動有力者。向知縣說情。請釋之出。願練勇以贖罪。袁祖德從之。不料潘逆連結劉麗川。及其黨徒。稱小刀會。溯迹城廂。約期舉事。屆期劉麗川設酒席數十桌於家中。聚集同黨。插血爲盟。計畫攻守之策。局外之人。絕然不知。豈料此事先得外人之暗助。臨時外人又代爲布置周蜜。咸豐三年八月初五日。秋季丁祭。劉麗川率黨突進知縣衙門。袁祖德坐在上房。正想起身至學宮。聞警走出宅門。則見衛兵均已首繫紅巾。光景大變。袁祖德倉猝決志。以年近八旬之老母。託其弟奉之走避。暫保生命。自己則整齊衣冠。坐於大堂上。以順逆禍福之理。大聲向匪衆演說。語未完。已爲匪衆戕殺。大堂流血滿地。屍身仰臥血泊中。城亡與亡。袁祖德足以流芳百世。後人吊以詩曰。

第八回 聲氣暗通紅巾起事 刑名慘禍黃口逃生

滬瀆蕭蕭壘。忠臣萬古名。羈魂歸浙水。野祭遍春城。

涕淚山河碎。榮光日月爭。達人明德後。肉食愧偷生。

劉麗川入內打開銀庫。悉數搶劫。復至監獄。把囚徒亦盡行放出。繼而  
蠶擁到道台衙門。時吳健彰所招廣勇。同時亦紮紅巾。先將健彰挾之  
而出北門。沿途逼索銀貨。險爲袁祖德第二。幸由洋行之中之洋人看見。  
將匪衆呵叱之。吳健彰始得脫身遁去。當日劉麗川所出安民告示。有  
一樣奇事。因未備戳記。故用洋行公司木印。鈴在上面。則外人爲劉麗  
川主謀。可想而知。上海城守備李大鈞。卽得逆匪造反之耗。馳馬赴救。  
而手無兵器。遂歸署中。用一條麻繩。吊死於梁上。可悲之至。後人亦吊  
以詩曰。

鼓聲頃刻動申江。血濺萇宏氣肯降。  
溝瀆莫教嗤小節。孤忠壯士已無雙。

劉麗川先期派百龍黨徒到上海鄰縣約齊起事。故上海禍作之數日  
內外。如青浦縣之亂民周立春率衆至嘉定縣城。出其不意將城攻陷。  
朱月峯沈紹等聚集黃浦沿灘之鹽梟土匪無賴。皆首包紅巾。去攻奪  
南匯縣城。知縣章惠彷彿袁祖德情形。亦不爲所屈而死。是股匪徒渡  
浦而東。先抵三林塘鎮。鎮上在滿清初原有巡檢衙門。後上海縣分出  
南匯縣。此衙門移駐周浦鎮。仍舊稱三林莊巡檢。三林塘有殺猪獠之  
趙阿茂。是有業流氓。朱月峯卽委之作巡檢司。其時周浦鎮董事姓曾  
名向日。文秀才出身。生來刁嘴而且鴿嘴。因其胞兄曾初日出仕陝西

省。遂爲地方上領袖。見紅巾匪至。出鎮迎接。口稱王……者擠擠抽……毫無犯。卽王者之師。秋毫無犯。二語。旣而股匪攻川沙廳。撫民同知暨川沙營參將得探卒報信。不等匪到。黑夜從城牆上縋出逃走。不知所之。嘉定周立春一股與朱月峯等會合去攻太倉州。知州蔡映斗有膽量。有見識。大非川沙同知可比。知紅巾匪將來。立即召所募鄉勇激勵一番。授以計策。埋伏州官衙門前民房之內。大開城門。紅巾匪長驅而入。看光景知與川沙如出一轍。官吏早走。毫無忌憚。衝至衙門大堂前。方欲動手擄掠。忽然炮聲大震。民房內伏兵齊出。喊殺連天。匪知中計。急急轉身退走。爲炮火擊斃者已不少。自相踐踏。混亂不堪之時。適前嘉定知縣丁國恩由蘇州請兵回來。路經太倉州城。紅巾匪爭出東門敗

走省兵乘勢追殺。一陣幾乎匪衆全軍覆沒。嘉定縣內盤踞之餘匪亦立脚不住。各自逃命。城卽克復。從此匪逆均歸上海巢穴。不想再去攻犯旁邑。城門悉閉。堅守不出。當時太平天國承認劉麗川爲太平之支部。係据其通款稱臣之後。始若此說。其開始劉麗川實未嘗與洪秀全楊秀清等有所接洽。在通款之時。上海與太平天國之國都距離八九百里。陸路則中隔蘇州常州鎮江各地。處處有駐守之重兵。水路則除溯大江上駛之外國輪船以外。無地可通消息。劉麗川安能互通聲氣。於南京方面傳聞外國領事溫那治代劉麗川寄書信至洪秀全處。遂以聯絡。此豈非外人干預我內政。有心使地方擾亂。彼可以坐收漁人之利耶。袁知縣祖德殉紅巾之難。家屬失散。屍體暴露大堂上。無人殮

第八回 聲氣暗通紅巾起事 刑名慘禍黃口逃生

殮。義士徐紫珊要求匪首劉麗川具棺殮之。所畜愛犬四頭。袁公平日珍如拱璧。至此四犬守棺前不去。絕食而斃。後淘沙場袁公祠內壁上並畫四犬之像。人咸稱爲義犬云。劉麗川据城之後。無惡不作。所納姪妾。粉白黛綠。充滿目前。淫亂至於極點。佚事殊多。容後細表。潘姓匪首兇殘成性。其犯罪之原因。有陸姓作小負販。其妻年事正青。薄有姿色。潘本無賴之徒。奸佔婦女。視爲常事。當涎陸妻之美貌。一再引誘。被其到手。陸懦弱之輩。敢怒而不敢言。潘色膽大如天。居然與陸妻形同夫婦。反視本夫若眼中釘。此時上海城內瘟疫流行。陸姓染疫猝斃。並無別人。陸妻忍心害理。竟同奸夫席捲所有。不知去向。時逢炎夏。疫死之人。何堪延閣不急收殮。不得已由房東出場。向鄰居有力者。募化若干。



錢文。并報告善堂。領得施棺一具。雇人草草收拾了事。有紹興人伍姓名文奎者。家住陸姓左近。在上海縣衙門內當刑名師爺。大凡滿清各省地方官。不拘大小。悉延用紹興籍之幕友。因其熟諳大清律例一部。辦案老練。經驗充足。然有從師學習之必要。非可貿然從事。故衣鉢相傳。上自督撫。下逮州縣。蓮幕中人。無不聲氣暗通。社會上所以有紹興師爺之慣語。伍文奎對於陸姓奸夫淫婦之內容。洞若觀火。不覺怒髮衝冠。卽入署訴告袁公。簽發提票。面諭值日差役。偵探潘姓與陸妻匿迹所在。時外人來關租界。將近十年。攘奪權利。日甚一日。且法國早已視爲殖民地。凡華人犯事者。託迹法租界內。華官不得逕行逮捕。先須照會法領事。得其簽字於所投公文。然後巡捕房准縣差在界內提人。

獲案之後。仍由捕房解至中法官會審之公堂預審。引渡進城與否。權柄全操諸領事之手。得以歸案訊辦者。僅十份二三。領事往往藉口證據不全。由公堂判決。或竟擅自釋放。空費往返之手續。不平等條約之貽害。當時已顯著。一對奸夫淫婦。自城中潛赴法租界。以爲天長地久。肆無忌憚。詎料被縣差探明住址。報告上官。按照租界提人規矩。協同巡捕。將潘犯拿獲。而陸妻適出外買物。故未曾同捕。一聞風聲。暗自躲避。致無從尋找。會審華官。當然將潘犯令交縣差帶去。法領事之意。陸妻未到人證未齊。不允帶城。經華官再四磋商。法領事謂講私人交情。姑可准許。照章則繼乎不可。潘犯卽交涉引渡到縣衙門後。知縣袁公坐堂訊問。潘犯恃無佐證。多方狡獪。伍師爺示意袁公。不得不用刑。乃

潘犯一味熬刑。仍不肯實供。袁公祇得命收押。候查明訊核。一面諭原差再訪拿陸妻歸案。滿清知縣衙門習慣。偵查刑事嫌疑。本無期限。潘犯在押。忽忽已過四五個月。陸妻始終在逃。此案難成信獻。既有人說情。袁公准其保釋。孰知潘犯開釋之後。探知此案發動。全出於伍文奎。卽懷恨於心。一時乏尋仇之機會。乃專去趨奉小鏡子劉麗川。大拍其馬屁。又知劉麗川不久要造反。爲之拉攏。一羣匪類。如陳阿林。陳阿六。李咸池。李紹熙。李爽。軒林。阿福等。此輩本名添弟會。不知何義。從此與劉麗川徒黨小刀會。合而爲一。廣東福建人之百龍黨亦然。該黨本粵閩兩省浪人。應募爲護勇。三派暗中合併。動輒身藏利刃。橫行街市。一言不合。卽白刃相加。有時竟自相械鬥。人皆側目。知縣已慮之。正與道

台商酌擬籌款發給。設法解散。未及實行而已難作。潘匪見報仇之日。已至。首先進縣衙。搜抄伍師爺文奎。文奎年近五旬。神清氣爽。刑名辦法。爛熟胸中。自己下榻衙門帳房樓上。家眷則借公館於東馬橋。生有三子。老夫人年歲相同。用男女僕各一人。長子十九歲。次子十五歲。幼子祇有十二歲。家庭之內。融融如也。潘匪即尋獲伍文奎。將其網縛。抬至小東門城上。用洋槍擊死。身中彈丸。不知其數。自首至足。好像蜂窠一樣。復闖進其所借居之公館。將伍文奎之老夫人。亂刀刺死。男女用人。叱之使去。將伍文奎長次二子。亦綁至城頭。處以同乃父之極刑。傷心慘目。人皆掩面而過。不忍一視。如斯殘毒之逆匪。亘古未有。屍身且不知去向。尚有伍氏幼子名謀恭。見二兄抓去。必然性命不保。母親已

臥血泊之中。此時彼尙不知父親何在。差幸驅體短小。隨處易匿。見衆匪入室。彼卽出後戶暫避。幸匪不窮搜。故得以走脫。區區一十二齡童子。幸脫虎口。藉延伍氏一縷宗祧。未始非天之所佑。今且述伍謀恭之遭遇。黃口小兒。有何計畫。自後門出走。茫茫不知所之。奔馳半里路光景。已氣喘吁吁。立定一想。我現在望何處逃難。繼而想平日聞父兄說過。外國人居住之地方。可保太平。但不認得路徑。祇好走一段。問一段。問出西門。有人指點向北。彼卽北行。又走過許多街路。也不知曾否到外國地界。覺得秋風一陣。身上單穿一件小衫。有點寒涼起來。腹中又有點餓起來。兩腿并且有點疲軟。立在人家一堵牆外。嬰嬰哭泣。眞正命不該絕。有一人走上來。問爲何事而哭。其人年紀約有六旬。身穿藍

杜布大衫。鬚髮花白。面上一股慈善之氣。手內持著幾件紙包。不知其何物。伍謀恭思量此老翁從未識面。不可就告以情節。答曰。我跟我父兄城裏避難出來。不料一出城門。父兄與我失散。現在不知何往。故我迷途至此。老翁把伍謀恭仔細看來。眉目端正。言辭清楚。目前流離顛沛者極多。所言必確。心內惻然。遂謂伍謀恭曰。吾亦非上海人。今來買辦應用各物。汝即無家可返。暫從吾去。吾代汝尋訪父兄如何。伍謀恭即跪於地上。對老翁叩一個頭。曰。求之不得。老翁連忙扶起。曰。患難之中。不必客氣。於是老幼二人。同到一家布店內。天氣已晚。老翁命伍謀恭一起吃飯。吃過飯。復向店內學徒。借一件馬甲。又長又大。命伍謀恭穿在身上。伍謀恭年雖幼稚。想到母親慘死。父親及二兄。不知生死存亡。

哀哀啼泣。老翁安慰多方。伍謀恭哭個不止。老翁詳細盤問。方纔將實情說明。並略述家世。老翁問曰。汝父親在知縣衙門。任何種職務。則謀恭不大了。但說當師爺。時老翁已傳聞知縣被匪戕害。全班幕友連帶喪命。中有一名刑名幕友。死狀慘極。且父子三人。一并遭殃。屍身毀滅。暗思定是伍謀恭之父兄。但不對謀恭言明。祇言汝暫時隨吾度日。切勿過於悲傷。原來老翁姓徐。名子望。蘇州府崑山縣人。家道小康。半耕半讀。因本年冬令。兒子完姻。故到上海來購辦喜事物品。此布店徐子望亦是股東。其生性好善。忠厚待人。太平天國雖已據南京。欽差大臣向榮。紮大營於鎮江。常州以下。恃有大營保障。故人民照常辦事。徐子望無意之中。援救伍謀恭生命。亦天數使然。後事如何。下回分解。後

第八回 聲氣暗通紅巾起事 刑名慘禍黃口逃生

人系之以詩曰。

籌○火○狐○鳴○一○刹○那○  
天○眞○爛○漫○誰○家○子○

琴○堂○憑○吊○淚○痕○多○  
絕○處○逢○生○脫○網○羅○



## 第九回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孫讓疏卿財謀逆首

却說徐子望自援手伍謀恭之後。又在上海耽擱幾天。事情完畢。卽挈同謀恭一起動身。回到崑山徐公橋家中。命謀恭讀書。兼學種田。衣食之。如自己兒子一樣。光陰荏苒。忽忽伍謀恭已經十九歲。其年爲咸豐帝十年。向欽差已死。副將張國樑繼任。韜略威望。均不及向欽差。被太平天國出兵侵襲。張國樑猝不及防。大營奔潰。於是洪軍如水流下。疊陷常州蘇州。聲勢浩大。下游震動。太倉松江各邑。人民扶老攜幼。紛紛避難奔逃。崑山地方衝要。當然吃緊。徐子望雖住鄉間。亦不能安枕。祇得收拾貴重物件。隨身帶走。伍謀恭幫同攜取。一同上路。詎知走不

第九回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到二十里路。洪軍已從蘇州衝到。謀恭因肩挑衣包幾個。不能疾走。以致落後。被洪軍撞見。連人帶物一起捉去。從此伍謀恭暫作太平天國之百姓。度留長頭髮之生活。姑且按下不表。且看紅巾匪首劉麗川。自結黨舉事。佔據上海城後。衙署倉庫。悉數爲其私人所有。其手下專擇城內富有資財之家。入內劫掠。值錢之衣飾珍珠。搜括無遺。古玩書畫。不辨真僞。盡行取去。還有數升典當衣包房首飾房。亦盡被擱載去。俵分。大概劉麗川獨得十份三。衆頭目分派五份。餘兩份作大衆犒賞。海防同知藍蔚雯。纔奉命升署松江府知府。得上海失守之耗。忙同右營參將周震豫。調松江兵隊進剿。逆匪知松兵將至。將城南門用泥土塞沒。福建幫匪首李咸池。聞風胆落。潛將金銀贓物。及掠得美貌女子二

名乘夜先遁。藍蔚雯與浙江同知仲孫樊統率兵船進龍華港泊定。以檣檣土砲遙向上海城更迭轟擊。城中逆匪不勝驚惶。劉麗川集大小頭目商量如何對付。其中廣東幫悍匪主張向洋商購買洋鎗子彈火藥。竭力防禦。堅守城池。不與官兵迎敵。於是六處城門盡行緊閉。不許有一人出入。闔城百姓劫數難逃。苦不堪言。劉麗川儼然爲上海之王。一味漁色。日夜擁抱姬妾。飲酒取樂。其妻林氏卽林阿福之妹。並不是正式結婚。無非苟合而成夫婦。此時凡被禁城中男婦老幼共八萬餘人。預爲逃出之家。終算天地保佑。今已欲逃不能。不論大家小戶。士農工商。苟有美艷之姝。劉麗川遣其手下搜尋殆遍。卽見之強佔硬搶。莫敢誰何。除非會插翅而飛者。方可與之抗拒。上海縣衙門卽其司令部。

兼作府邸。邑廟內園作爲別墅。卽屬藏嬌之所。其中黃姓喬姓。均有夫之婦。朱姓是青年孀婦。至妙齡閨女不下七八個。甚至青樓妓女。亦有二名。上海自有租界以來。日漸浮華。風俗淫蕩。此輩女子。多數是水性楊花。有俞樹方者。素無恆業。其父母在時。曾爲之延師課讀。故略通文墨。父母旣死。一味游蕩。家產揮霍無餘。其好色如登徒子一流。不但羣花問柳。狂嫖無度。且倫常穢亂。有堂妹一人。寡居胞弟婦一人。皆爲俞樹方勾引成奸。私生孩兒。醜聲四播。及見劉麗川羅致女性。縱其淫慾。遂異想天開。將其堂妹打扮得豔裝濃抹。翠繞珠圍。俞樹方之堂妹。本來顏色平常。俗語云。人要衣裝。佛要金裝。今旣遍體綾羅。居然亦丰姿綽約。俞樹方親送其堂妹。赴劉麗川邸中求見。說是來報效劉大人。劉

麗川一聽有女子送上來。豈有不喜歡。立刻傳喚俞樹方進內。俞女外面暫等。俞樹方對劉麗川跪下叩首。口稱小民俞某請大人安。劉麗川詢問年歲職業住址。來邸有何事情。俞樹方答稱二十六歲。住西門內楊家方場。僞以讀書人自居。不好直說。以堂妹貢獻充妾婢。只說聊供婢女之役。求賞一口飯吃而已。請大人收納。劉麗川哈哈大笑。說快進來。一看此女子明眸皓齒。妖艷動人。喚左右領進去。見太太。便向俞樹方問。汝心中欲辦何項職務。吾此地正用著人材之際。汝不妨實告。俞樹方囁嚅曰。大人管領上海地方。華洋雜處。庶政孔多。小民如蒙大人委以地方董事之職。自問不才。尙堪担任。劉麗川受此一宗活寶禮物。豈有不答應。當場傳書記寫一件諭單。諭俞樹方爲上海城廂內外總

第九回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第九回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董俞樹方歡天喜地告辭而出。劉麗川平空又得一位姑娘。心花怒開。不及等晚間尋歡。青天白日。就拉扯俞女。閉上房門。趕起日局。俞女從此穿得好。吃得好。偷然劉麗川不克分身來俞女處。俞女畢竟熬不住。書僮小使。面龐俊俏者甚多。隨便備一名面首。亦屬慣常。且說俞樹方將堂妹交換得董事頭銜。異常得意。一見親友。昂昂然曰。劉大人如何賞識我。如何優待我。當時眼紅著一個痞棍。姓牟名喚家幹。人家見其身材短小。叫爲牟矮子。講到牟矮子不是上海土著。從別地遷居上海城內。牟矮子之父。傳下有一二萬家產。無正當營業。日以賭博詐騙爲生涯。劉麗川起事之初。牟矮子思入其黨。一班廣東福建人。視上海本幫人無用。故拒絕之。牟矮子欲一出風頭。不曾如願。心中怏怏。常留心

遇有機會。好去拍劉麗川馬屁。俾可吐氣揚眉。及聞俞樹方充當城廂總董。料其中定有緣故。仔細探聽。方知用美人計成功。乃日夜打算。恍然大悟。自己豈不可仿效其法。牟矮子生兩個女兒。無男子。大女兒將近二十歲時候。不知爲何等事情。吞服生鴉片烟。自盡。賸下第二女兒。名喚小寶。年紀十八歲。中等人材。有此父生此劣女。賦性騷淫。粘花惹草。一班浮浪子弟。如蠅逐臭。牟矮子離家之時多。妻室不能管束其女。任女子自由出入。牟矮子明知而假作癡。比際思獻女於劉麗川。則聲勢可大莫與京。且免其女在家醜態百出。主意既決。乃向其妻女說明。孰知牟小寶早有意中人。訂白頭之約。聆父之語。大爲悲憤。惟曉得其老子居心狠辣。此事恐難挽回。乃與所鍾情之王姓少年。祕密計畫。

王姓世家子。名右文。金張貴胃。瀟灑風流。聞牟小寶言。徬徨終日。因家有父兄。管教嚴肅。手內又乏經濟之權。愛莫能助。而牟小寶再三逼迫。正急得無法。忽有右文之親戚。介紹一友人。專誠拜候右文。覲面之下。互通姓字。此人浙江籍。姓孫。表字讓卿。年紀近三旬。敘談良久。原來寄居城中。畫錦牌坊。面邀右文至其家小酌。右文覺得奇突。正謙遜間。孫讓卿卽曰。有祕密商談。統祈心照。勿却。訂在本日晚間。右文當卽應允。屆時王右文步往畫錦牌坊孫府。讓卿迎迓於門外。攜手而入客廳。茗談片刻。相與開樽對酌。促膝談心。原來孫讓卿家財鉅萬。房屋高大。其爲人也。慷慨有大志。抱天下談亡匹夫有責之義。凡浙江旅滬人士。莫不彼此推心置腹。而且疏財仗義。顧念大局。當劉麗川起事。彼想此輩。



浪人。烏足以成大事。果然狐羣狗黨。皆子女玉帛之是愛。其首領亦驕淫奢侈。無惡不作。於是孫讓卿與心腹同人。祕議種種。以免上海到糜爛不堪收拾。因信息靈通。聞悉牟矮子有獻女子於劉麗川之舉動。而牟女曾與王右文發生戀愛。特找右文親戚關係者介紹晤面。詳細計畫。孫讓卿詢右文與牟女愛情達到如何程度。目前能否割愛。聽憑納爲劉妾。右文實告之曰。兄弟家庭整飭。斷不容有外遇。且牟小寶身世鄙陋。情形浪漫。自己一時失路。悔之莫及。現可不生問題。孫讓卿曰。然則此事可謀之兄台矣。諸同人之意如是如是。務望兄台玉成之。且兄台對於牟女。可以塞責。尊意若何。右文允竭力使此計實現。以答諸君之熱心。遂彼此叮嚀嚴守祕密而別。翌日。右文去約牟小寶談心。小寶

第九回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曰。事急矣。聞父母商酌。在旬日之內。衣服備齊。卽要實行。可奈何。右文曰。汝倘憑吾之志願。決計去休。則吾將贈汝五百金。以爲紀念。日後祇要如此這般。非但吾二人可期重聚。汝且可獲偉大之功勞。幸福無窮。小寶聽得右文贈金。頓時應允。云。儘管由我包辦。一言爲定。究竟爲著何事。諸君閱後文。便可明白。牟矮子狡獪尖刻之徒。安肯平地犧牲一個女兒。他打算將來所得。有十倍於女兒。此女又不爭氣。落得干干淨淨。起初看其女有點不情願。常常一臉怒容。後來覺得和平許多。料無甚問題。心中暗喜。遂擇定吉日。輾轉央求陳阿六。向劉麗川先容。說牟某自動將所生女兒。送執箕帚。陳阿六計上心來。假託因看見牟女。生得姿容秀麗。特代頭領設法弄到。以求媚劉麗川之意。劉麗川當然歡

迎。牟小寶入府之後。劉麗川如餓虎一樣。看見肥嫩之羊。胡亂吞食。不論精粗美惡。濫關一躺。牟矮子急欲就事。孰知劉麗川置之腦後。絕不提。乃復求陳阿六代說。劉麗川以爲牟某人不可靠。還是付其數百枚洋銀罷。牟矮子熱中富貴。弄得女兒平空送掉。氣得神經昏亂。咄咄書空。又被其妻常常埋怨。以致過兩月之後。發生顛狂。用麻繩自縊而死。豈非可笑可憐。牟小寶自作劉麗川第八房侍妾。身披羅綺。口厭珍饈。夜夜元宵。朝朝寒食。自覺富貴榮華。非常滿意。其父死後。家中遣人赴報小寶處。小寶想此等生身之父。世間稀有。父女之恩義斷絕。遂傳諭帳房。致送十塊洋銀弔禮了事。王右文望眼將穿。指示牟小寶所辦之事件。等過幾個月。音信杳然。乃一再同孫讓卿猜測。知己畫餅充飢。

倒被拐去五百金。右文殊爲懊喪。孫讓卿作事極其堅忍。不肯休歇。託人物色租界內名妓一人。叫洪琴仙。本宦家女。讀書能寫字。尺牘可觀。籍姑蘇。工於唱曲。善於飲酒。雖女子而有俠氣。高張豔幟。車馬喧闐。問其身價。老鴇索四千金。孫讓卿斥其家資如數。爲洪琴仙贖身。劉麗川手下陳阿六。最嗜賭錢。故與之認識者最多。孫讓卿復挽下流社會人。轉與陳阿六結識。卽利用此人以貫徹其主張。陳阿六亦廣東幫。同是逆徒頭目。比較別人。尙多可取。先利用其設法。暗中進出城關。繼復用其刺探劉麗川舉動。一面將妓女洪琴仙脫籍。不次會面。反復開導。表面充劉麗川侍妾。格外殷勤。故作媚態。暗暗相機行事。喻之以大義。感之以至誠。功成之後。可使千秋不朽。洪琴仙原籍尙有老母。使之歸家。

省視一次。並以三百金與其爲贍養之資。如是安排十餘日。授計陳阿六。佯爲阿六購洪琴仙以報效劉麗川。遂盛飾以進之。臨行之際。孫讓卿要其立誓。并備豐美酒筵以款之。洪琴仙慷慨而言。不達目的。誓不再見。遂由陳阿六引見劉麗川。云是阿六出資辦到。劉麗川一想陳阿六真正忠心。不愧患難弟兄。我終要種種酬謝。纔是。此番洪琴仙以應酬狎客之工夫。逢迎劉麗川。弄得劉麗川紙醉金迷。魂飛魄散。金釵十二之中。對於洪琴仙最爲寵愛。凡珠寶翠玉裝飾之品。綾羅紗緞服用之品。祇要洪琴仙一開口。無不放在眼前。成衣匠人。叫兩個來伺候洪琴仙。專供洪琴仙使用。古人云。富貴不能淫。此五字談何容易。須有聖賢學問。方可做到。洪琴仙勾欄中出身。雖略通文墨。何來氣節。其享用

第九回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奢華之習慣。醉心金錢之目的。與大概女子一律。今到此地步。心意滿足。而且劉麗川目中。粉白黛綠。燕瘦環肥。雖各有所長。但能揮毫弄墨。成簡明函札者。絕無僅有。劉麗川除認識一三到八九十數目之外。不知天地。得洪琴仙如獲至寶。彷彿現在國民政府之祕書。一切條子書信。交洪琴仙掌管。其房間內侍奉之丫頭使女。不計其數。爲各房之冠。洪琴仙頤指氣使。人生到此。亦復何求。誰肯犧牲眼前之有趣。圖後來不可必得。渺渺茫茫之空名。當然孫讓卿臨行之叮嚀囑咐。一概拋諸九霄雲外。火滅烟消。其餘各房侍妾。相形之下。咸不免有點缺望。因女子妬忌。爲天生特性。對於如狼如虎之劉麗川。多懷恐懼。一時不敢發作。然而種種花樣。已經暗生萌芽。容作者一一表出。孫讓卿從洪琴

仙進府後。耳聽好消息。目盼捷旌旂。豈知等下一月有餘。絲毫未有響動。非常疑惑。遂去尋訪陳阿六。託其探聽府中消息。陳阿六欣然應允。入府閒走。陳阿六係開國功臣。而且劉麗川認爲忠實同志。故不拘何處。俱可走動。并並衆妾中孀婦出身之朱氏。與陳阿六是老相好。雖朱氏不敢公然與阿六往來。陳倉暗度。不算稀奇。劉麗川未曾作上海王時。看上朱氏杏臉桃腮。身段玲瓏。豔羨之至。屢次挑逗。不知陳阿六先著祖鞭。致未如願。既得志。卽將朱氏強拉進府。朱氏無可如何。陳阿六亦敢怒而不敢言。祇得偷偷摸摸。做鼠竊狗盜行徑。今朝陳阿六會面朱氏。就生出絕大波瀾。究竟如何情節。下回分解。後人有詩爲證。

自古戕身多縱慾。至今好色定傾家。

第九回 俞樹方無恥列紳衿 孫讓卿疏財謀逆首  
一聲暮鼓晨鐘裏 蘆渡空餘日影斜



## 第十回

### 家常絮絮謀洩遭殃 書記翩翩花開解語

却說陳阿六走進朱孀婦房間。朱孀婦舊情深重。十分優待。陳阿六原想打聽洪琴仙近况。乃不等開口。朱氏先把洪琴仙入府以來。如何得寵。如何享福。劉麗川當爲祕書。如何抬舉。一五一十。長篇累牘。盡行告訴。陳阿六還批評是娼妓出身。專會迷人。究竟青樓中人。手段高妙。比衆不同。陳阿六一想。怪不得石沉大海。無影無蹤。恐怕孫讓卿又白費心機。陳阿六臨走向朱孀婦親一個嘴。互道保重而出。回報孫讓卿後。孫讓卿氣得嗟嘆連聲。搖頭不答。但覺陳阿六人還可用。或者運動之。使倒戈相向。亦是一法。斯時上海城閉門堅拒者。已經三個月。城內所

住人民不許出城。全城八萬餘人。從東北城角懸繩吊進。柴薪燃料。則拆毀舊屋木料充用。繼見無人居住之空屋。悉數拆去。凡老年幼年貧苦無告之人。無從得衣食者。由同仁輔元善堂會同育嬰堂。一一收養。並設立義塾。教之讀書。劉麗川令部下絲毫不可侵犯。蓋非但收拾人心。且賴此死亡疾病。得以埋殮扶持。未嘗不可。其時官兵分紮南北兩營。向城牆更番攻擊。互有勝負。已革知府謝繼超。縋入城中。向匪衆招之使降。既往不咎。被林阿福知之。將謝繼超殺害。并殺同行之二人。然李紹熙潛出城門。投降於南營。李爽軒本約李紹熙一同出降。既而反悔。遂爲南營所殺。匪中各頭目。早已心志不齊。孫讓卿藉洪琴仙暗算劉麗川之計畫。又遭失敗。與牟小寶事同一轍。深信中國女子未受教

育均無果毅之力量。艱苦之志節。一味貧念富貴。輒被軟化。此項政策。決不可實行。乃變計進行。先以游說陳阿六爲試驗。曉以大局之利害。行爲之順逆。劉麗川如是荒淫無度。酒色是耽。斷不能有所成就。勸其及早棄邪歸正。前途之希望無窮。果然陳阿六爲之悔悟。所以悔悟之動機。仍以朱孀婦爲目的。且自白於孫讓卿。此外並無要求。孫讓卿見其就範。乃密遞消息於南北兩營。約期來攻。陳阿六作裏應之佈置。約既定。不料兵機洩漏。緣陳阿六之妻余氏。爲小頭目。余得順之妹。當陳阿六夜允孫讓卿之勸告。決計反正。讓卿代其參謀。先擇平日稱莫逆之弟兄。引爲幫助。遂與朱月峯吳燮堂二人密議。朱吳首肯同走一路。復由朱月峯轉糾李財隆。此數人不滿意於劉麗川之故。因俵分擄劫。

贖物之時。朱月峯李財隆認爲未曾公平。及向劉麗川伸辨理由。劉麗川不肯容納。吳燮堂亦好色之徒。原與女子周阿紅交好。周阿紅父母存家貧如洗。衣食住三項開銷。均由吳燮堂供給。兩方且略有親戚之誼。迨上海王卽位之日。有人獻媚。盛稱周阿紅標緻。小家碧玉。丰韻天成。劉麗川一聽心動。立刻遣人將周阿紅抬架進來。強佔爲妾。言其先後次序。倒是周阿紅第一個貴妃。餘皆以後陸續弄來。吳燮堂憤不可遏。然自問勢力不敵。祇好隱忍到今。吳朱李三人。卽允陳阿六同作官兵裏應。每日祕密商量。由孫讓卿分派職務。吳燮堂接洽東門守衛之匪。朱月峯李財隆接洽南城守衛之匪。俟城外官兵一到。啓門放入。東南兩處之招呼同時啓門。則城頭上放一個高升爲號。兵一入城。陳

阿六至府內。隨地看見劉麗川。以手鎗擊之。計議已妥。然後約城外之時刻。俗語云。自古英雄好漢。往往敗於婦人之手。陳阿六家中。每日晚膳必飲酒。此幾日。非惟滴酒不入口。且心事滿身。余氏詢其何故。則一言不答。余氏益爲疑心。迨臨睡之時。又再三動問。阿六平時夫妻之情。感頗篤。知妻無他念。卽仔細告之。并戒以嚴守祕密。翌日。余氏胞兄得順來家。閒談良久。余氏不明利害。如此有關身命之事。竟爲乃兄言及。惟同謀者何人。阿六已完全言於余氏。而余氏竟不記憶。未嘗告及得順。所以吳燮堂朱月峯朱財隆等幸而免。余得順卽知此祕密。初亦自以爲如金人三緘其口。到酒醉醺醺之際。神經昏亂。脫口而出。詎知已傳達劉麗川耳中。卽下令拘拿陳阿六。事有湊巧。劉麗川是日在朱

氏房中說起陳阿六暗圖反叛。不可不殺以示儆戒。朱氏問陳阿六是  
否拿來。劉麗川云。剛要發令去。朱氏本來房內有心腹丫頭一名。常代  
朱氏通線索至阿六家。至此急遣丫頭。火速奔走。命阿六逃避。此丫頭  
氣急敗壞。兩步并作一步。飛走到阿六門口。一個觔斗。翻在地下。頭破  
血流。痛楚難忍。陳阿六當時即匆匆跑上城頭。身邊解一條褲帶。縋下  
城牆。向松江方面而去。及劉麗川派人將阿六住屋四面圍困。入內搜  
抄。早已去如黃鶴。陳阿六原籍廣東嘉應州。劉麗川疑嘉應同鄉人。俱  
以通同。遂盡殺嘉應之人。真正無妄之災。城外官兵。整備進城巷戰。久  
等無信號。乃乘夜攻城。發出火器。密如雨點。城內賊匪。冒煙突火。拚命  
抗拒。官兵只得退去。陳阿六遁走松江。因長髮之招牌高掛。民衆羣起

捕之。卽斬首於郡城。吳燮堂等匿迹銷聲。胆子幾乎嚇碎。直至咸豐五年元日。上海城克復。官兵入城。盡搜匪黨而戮之。方紅巾始起。鄰縣嘉定。首先被陷者。由青浦痞棍周立春爲匪首。厥後周立春全家移來上海。依劉麗川生活。蓋此輩逆徒。斷不容於內地。周立春家有一妻。強迫鄉下孤孀。爲其押寨夫人。生子女各一。子甫五齡。女年已二十。名叫秀成。生一張四方臉。眉粗眼大。臉上加幾點細白麻子。身驅又蠢笨。貌醜已極。偏生性淫蕩。周立春原未生子。招贅一個女婿。年紀較秀成小兩歲。身又嬌弱異常。尙未結婚。而秀成情竇已開。誘其未婚夫時作陽台之幽會。顛鸞倒鳳。未婚夫年幼氣弱。疲於奔命。秀成還未能暢其所欲。詎料不上半年。未婚夫已得癆瘵之疾。咳嗽咯血。俗呼百日癆。剛過三

個月光景。未婚夫卽一命嗚呼。秀成卽乏家園貨過癮。惟有出外野戰。所謂臭豬頭肉。自有噏鼻頭阿二請教。天天上臺基。一班青年工匠。見秀成塗脂抹粉。裝束妖嬈。都去濫嫖一躺。所費者幾角洋銀。與八仙橋周圍沿路拉夫之野鷄。一樣聲價。自隨周立春移住上海城內。周立春自命元勳。與劉麗川有通家資格。故周秀成不時到府內游玩。劉麗川見之。亦不加拒絕。周秀成出入自如。於是與府內各姬妾漸相熟識。爲日既久。暗昧遂生。劉麗川以盜匪之首領。縱色慾之行爲。喜新厭舊。自在意中。往往一女子到手。旬日之內。大肆其獸慾。既而不甚寵愛。夫不曠而女皆生怨。惟對於洪琴仙。還愛情不曾冷淡。其餘概不可比。以致粥粥羣雌。大都暗裏活動。朱孀婦曉得陳阿六伏法之耗。無限悲傷。與



周秀成相稔。見秀成非但人盡可夫。且極喜成人之美。以撮合山自任。因託秀成到外間物色人材。得其牽引小頭目張姓。爲陳阿六之續。房中丫頭早通一氣。可無問題。牟小寶與俞樹方時通關節。亦借周秀成脚路。詠春風暗度玉門關詩句。情形彷彿。吳燮堂與周立春朋友。秀成當然日日見面。燮堂卽央秀成到周阿紅房中。交通種種。頗覺便利。除洪琴仙之外。多數備有面首在外。周秀成一手包辦。非但從中獵取金錢。且可以分嘗一嚮。秀成計亦良得。且言劉麗川出身賤微。本在廣州。與陳阿林一起。充洋商之馬夫。洋商後到上海。劉麗川要求主人。挾以同來。仍爲馬夫。期年復學爲大餐司務。其父本早死。其母攜麗川再醮翁姓之後。復生一女子。名叫桂珍。麗川充洋奴多時。手頭略積若干錢。

文。其母之後夫亦死。自原籍來上海度日。母子兄妹團聚一處。自其作上海之王。衆人只知桂珍是胞妹。不知同母而異父。斯時桂珍已芳齡雙十。芙蓉其面。楊柳其腰。一對天足。白如霜雪。兩鬢低垂。其黑似漆。身段修短適中。最可愛者。粵東鄉音之外。能操蘇白。吳儂軟語。口齒溫柔。其母視同掌珠。不肯輕易許字。劉麗川一旦推爲公道大王。更延請老學究。教之識字。大凡中材以下。不論男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劉桂珍頓時取得閨秀身份。寶石翡翠。裝飾爲耳環戒指。珍珠水鑽。懸掛於髻上襟前。女孩兒愛好天然。無足爲奇。但對其阿兄羅綺盈眸。左擁右抱。衆姬爭研鬥麗。諠浪嬉遊。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每值花晨月夕。芳心縷縷。如絲游之蕩漾。天空有女懷春。雖不逢吉士誘之。然木腐生虫。風來

空穴。此一定之理。匪目之中有蕭奎者。翩翩少年。顧影自憐。若祖若父。本湖北產。出外經商。來往蘇鄂兩省。洪秀全既陷武昌。蕭奎之父。挈眷避難到上海。奎隨父就學。家居滬城。性質聰慧。書法已工。劉麗川徵求青年繕寫之士。有人介紹蕭奎。麗川實在外行。但一見蕭奎所書。每贊美曰。很光很光。豈非可笑。洪琴仙好像機要密書。蕭奎是司書之職。日日入府辦事。與劉桂珍同庚。彼此一見傾心。但未曾交談過。蕭奎尙無如天之色胆。桂珍乍萌方寸之情苗。一日劉珍步至辦公室。祇蕭奎一人在內。不見別人。蕭奎猛抬頭。忽覩輕盈柔曼之桂珍。臉上不覺泛出紅雲一朵。桂珍嫣然一笑。斯時兩人四目。有如電氣之接觸。彼此神經大震。欲啓口動問。而無從說起。靜默有五分鐘光景。究竟男子比女子

來得倜儻。蕭奎立起。說女士何自而來。今天是否課畢。桂珍櫻桃輕啓。嬌吐嚶嚶鶯聲。答曰。剛出自書室。業師有事已行。先生現在寫何項文。件能賜妹一觀否。言時又走近兩步。此際距離蕭奎書桌。至多四尺以外。蕭奎接口說。今天並無繕寫之公文。女士幼年念過幾年書。桂珍云。慚愧之至。家貧無力從師。故一字不識。悔之莫及。蕭奎云。女士何必客氣。今青春幾許矣。桂珍說虛度二十。敢問先生幾歲。蕭奎說同庚。說至此。略一頓口。桂珍續說。府上共有若干人。令尊令堂。諒必具慶。蕭奎說。家父母尚健。有弟妹各一人。世亂如麻。由鄂省避難至此。上海未有親友。二人正在談話入港之際。忽聞外面有脚步聲。桂珍轉身走至門口。一看。原來一個小丫頭。急步入門。說小姐何以躲在此地。太太有事正

在叫喚。桂珍曠怒小丫頭曰。何謂躲耶。來此閒逛。乃回頭向蕭奎告辭。走出兩方心頭。大恨丫頭太惡作劇。錯過此好機會可惜。不知何日再有款款情話之時。詎知劉桂珍與蕭奎應有一段孽緣。鴛鴦同命時期已近。翌日下午。桂珍復姍姍其來。恰巧又無人在。今天桂珍老實不客氣。入室坐定。蕭奎問昨天令堂太太有何要務見召。桂珍答曰。母親稍覺頭痛腹漲。故令妹爲之按摩。今天業師又有緊急公事。妹獨坐書室。覺得氣悶。特再來訪先生閒談。於是兩人隨便問答。蕭奎說。女士何年到過蘇州。能操姑蘇言語。純粹如此。桂珍笑答。今生未曾往蘇。因八九年前。隨母賃居北市。鄰家小姊妹數人俱係姑蘇產。與妹天天一起。遂言語無殊。亦不期然而然。卽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意思。卽如先生

第十回 家常絮絮謀洩遭殃 書記翩翩花開解語

再住上海幾年。亦完全操上海口音矣。彼此情投意洽。媿媿不倦。已由愛慕進一步。結爲目前之朋友。從此蕭奎劉桂珍。幾乎每日會晤。有時桂珍引領蕭奎。進抵其書室玩耍。不多幾日。竟然由朋友再進一步。締爲永久之夫婦。桂珍之母。以鍾愛女兒。不忍拂其心志。俗語云。眼開眼閉。劉麗川適遇兵事吃緊。無暇顧問家中出入。偶有閒暇。惟擁抱滿眼。姬人以消遣。且此數月中。官兵又實在攻打得利害。主事劉存厚。文官而兼嫻韜略。率領撫勇千人。收復青浦嘉定。會攻上海。撫勇者。蘇州紳士捐募四川兵一千名從剿。時欽差大臣江南提督向榮。分鎮江大營之兵。奏請以幫辦軍務江蘇巡撫許乃釗。專剿上海紅巾賊。許乃釗將四川兵取名撫勇。歸劉存厚節制。存厚相度地勢。在西門外城根。夜間

乘紅巾不備。開掘地道。埋藏火藥。以竹竿捲去其節。使兩端相通。置導火藥。綫其中。通出地面。點火轟發。城牆裂開四五丈。官兵從缺口冲入。已至九畝地。林阿福率匪衆拒敵。潘逆繼至助戰。而官兵之後援不至。只好退出。劉存原再接再勵。復用前法。開地道於小南門。第一次轟發。被賊匪竭力防禦。不得入。第二次轟發。賊匪又登城。而火藥接續炸開。登城之匪。四面亂墮。如飛鳥投地一樣。副將清長。冒火攀援至城頭上。忽有人自背後繫之。清長措手不及。卽翻身而墜。竟爾陣亡。官兵只好復退。劉存厚雖未成功。然城中逆匪心胆皆寒。劉麗川弄得寢饋難安。無心顧及家事。後事如何。下回分解。後人以詩詠之曰。

蓮。花。身。世。出。淤。泥。

玉。立。亭。亭。水。鳥。啼。

第十回 家常絮絮謀洩渣殃 書記翩翩花開解語

可○奈○秋○風○來○轉○瞬○

萍○飄○梗○泊○各○東○西○



